李中麓閒居集

亭中麓閒居集文之九

墓表

處士張公配劉氏墓表

古有為人表墓者矣必素知其人者也不然或得於親友之傳授跡其實而為之言然亦慎重不敢輕以應酬他作例之蔡中郎以文豪於世高官貴人求者正宜不少顧獨以郭有道碑為無媿蘇長公生平少勒金石之文今其集可考

也作之難以其稱之難耳苟稱而可以作奚必拘人之識未與夫官之崇卑有無哉滑縣尹以其祖父母墓表走使致辭束帛為禮東來徵文於中麓山人素知山人慎重不輕以文予人者予則人信之其辭有曰佳僞不幸祖父生而不得見其成立祖母歿而不得與之永訣葬在甲寅年十二月十九日又拘於官守不得撫棺哭送以盡子孫之情與職惟得一言以表之庶可綫罪狀而泄哀衷山人與光州劉嵩陽為友劉

嘗知重慶府援佳儀於童冠中今尹渭有異政
雖年方燃抄而事皆老成如補京盜安流民則
其尤著者也因友以知其門客因孫以知其祖
父母事有據而言可信又表者表也所以表其
表表者也他不及詳止書其可傳數事以貽之
以俟葬後揭之墓上按狀張氏蜀之銅梁人也
以避元亂自麻城徙居高祖曰天祥生英英生
迥配汪氏乃唐越國公華之後同邑進士源之
女也生三子長仲威早卒季則處士諱琠字孟

陽四歲失怙十五歲失恃家事駸駸乎落莫矣
處士遂不能讀書改業于藝以為衣衣食食計
隣有說之者貸貲富室為賈射利不愈於藝而
可恥乎處士正色拒之曰求也藝志道依仁必
以游藝終之聖如夫子亦云不試故藝藝可少
哉其後家因漸裕而儉約則如落莫時見鄉人
有以財自雄以樓第裘馬相高者每述古詩參
以已意刺之毋存日事之竭力近遊不崇朝遂
遊不出境簡直之性似與世寡交和易之懷則

與物無忤戲則歌詠棊酒自娛日常好觀史書古今廢興歷歷可指諸掌晚年習靜閉門却掃屛親人事縣大夫以其齒德俱優聲實兼茂與令格相合欲請以為鄉飲上賓處士遜讓自以為吾雖未嘗有惡亦未嘗有善豈敢濫叨朝家大典竟辭之里有鬬爭者得一言以為平不願聞諸官人皆以張正公目之先娶曾丁二氏繼則今劉氏性嚴明持家有法御衆有恩敬以事夫勤以教子所以夫無內顧子有賢名而孫因

以早成居常自恨不及養其舅姑宅心處事有
偉丈夫之所難能者婦德雖含章不耀然稱之
者無間踈戚古来人家之興豈獨其君子賢哉
而婦德有助焉以為可偏舉獨成者不知齊家
者也處士生於天順甲申卒於嘉靖戊戌享年
七十有五劉氏生於成化庚子卒於嘉靖癸丑享
年同處士女一曾出適何復宗子一名文錦幼
負奇嶷見為邑庠名士可取上第躋髙位娶沈
氏妾賈氏胡氏子二長宗胤娶謝氏次佳胤娶

向氏舉庚戌進士尹渭徽山人之文者也孫女一側室賈出曾孫男三叔琦叔呈叔璘曾孫女一尚幼葬於城南飛鳳山之陽龍翔復合玉樹淩潦此其表表可槩生前而名身後者鐫石千百年勿與毀

先大父處士墓表

嗚呼是表也蓋承父志而述祖德云太父諱聰字文慧爲增廣生苦學工篆將棄而之田有止之者輒笑曰蟄鵰甲而齊膴仕吾非惡此而逃

之命不可強無如躬耕養親以甘吾志分家富不以名止以樂施稱者數百年至大父施而無及緇流不御酒肉終其身有勸之者輒又笑曰非惑其教聊以結善緣而薄滋味耳識者知其為養生家也居憂三年戚容有如初喪兄弟四人大父行四慶三兄白首無間言行則撰杖屨病則侍湯藥長兄深信陰陽禁忌嘗市穀數百石買主集小車五十輛來自四十里外乃聚年書觀之值甲不開倉來者請之愈急長兄執之

愈堅遲一日則包償一日雇覓錢天且蒸濕欲雨
大父見其兩難從而借與之曰陰陽果驗寧索
吾家勿以貽兄憂好脩不止一事此其表表者
也開先生雖晚幸而猶及見之偉軀幹美丰儀
聞之鄉人少年有氣力能舉重數百斤接之款
朴不文然百工技藝無不精徹以正德六年三
月十四日卒壽年七十九十一月十二日葬於
村南祖阡配高氏善理家善事舅姑造飲食精
美出以款客客雖飽亦無不加食者以嘉靖四年

六月初八日卒年八十九十二月十三日啓祖
墓合焉父嘗謂不肖曰不知祖父行事或知而
不傳豈得為孝子順孫此表不敢假手人文之
拙陋有所不計云李氏原隴西人諱演者避金
兵携貲走長城嶺世號長城李亂定卜居北至
緑原村近村有蔡范二姓蔡菜也范飯也有口
實可長子孫取義定居遂落籍章丘五傳而生
進以驍勇為元都統有保障功支爵有為承仕
郎沙縣尹者有為江西行省文學者又有濵州

知州驍騎尉追封章丘縣子者八傳而生士秀士秀生子瞻子瞻娶王氏是生大父大父生吾父諱淳舉人歿贈奉直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兩娶俱王氏次諱温娶王氏女三孫男三開先繼先承先孫女七重孫男五重孫女三玄孫女一

庠生弭子方塡諱

勅贈安人項母周氏墓表

客有攜項氏家乘過中麓子山房者中麓子讀之至慕萱録見詩文爛然盈帙皆爲項母周安

人作者也因廢書浩嘆婦持陰教言不出閫非如男子有四方之事不有賢嗣肖德文士闡徵則閨範無聞後之傳女史者何所籍而列之國史乎濟南太守公以書禮相加委中麓子表其母之墓因逐其禮而發其書即慕萱錄所嘗讀而知之者也中麓子以歷聲蒙忌何幸獨為太守公所取又何幸得託名於諸文士後昔王庚必得孫綽之碑而後刋季友不得韓愈之記以為恥然豈敢當是哉於是述而論之曰昔歐陽

文忠公壼母廬陵士夫以文祭者無慮千數其所取者則在於孟軻氏母教其子為大賢有子如軻可以無恨然孟母之教必待三遷今項氏居傍學宮安人所以訓其子者每借學為喻而而以孟子為期太守以名進士歷能司寇而知省下繁難着郡才敏而事不煩規定而民不擾章為蜀邑近而得之最真即初政可卜有終擧為牧足知大受其弟則勵志持行可不愧世胄而能柘家聲安人原以世宦女而歸世宦家性

本温淑因姆訓而為賢婦宜易為功幼嘗受女誡即口之不置如素所誦讀嘗學女工即手之不釋如素所習聞父蓮塘公喜之嘗曰吾女若為丈夫不在其兩弟瑋璪之下及笄而字也即孝養其姑敬事其夫姑性嚴而鮮有能當其意者安人則小心承順怒則多方解諭以待其霽乃敢退而事事食食餘三十年如一日項以清白傳世家貲素薄安人攻苦茹淡拮据勤動以佐朝夕之急至脫簪珥以為其舅應貢賠費錢

曾無惏色撓容待客豐儉適宜祀物精潔克稱所以三峯公不累心於井臼而得大肆力於簡編又勤有善辭情有戒語其學成而名遠宦就而教長安人內助之力居多至其家漸振而勤約與初嫁時亦如一日盖其天性則然耳安人周姓玉其諱三峯公名秀夫妻俱淅之奉化人子三長守禮即太守公娶沈氏次守義早卒季守廉謹次其事之大凡表而出之以勒石樹諸黃泥墈之隧道若夫世系生卒月日各有狀傳志

銘此則不容詳致云

封文林郎監察御史湨溪楊公暨配太孺

人時氏墓表

友人楊道四兄弟衰杖而過予廬涕泣交頤跽且請曰不肖輩父母相繼亡矣求所以不已吾父母者予曰欲卞索鄙文耶有謝少溪所撰志銘是可不朽更奚為者四兄弟復羅拜助聲曰揚覩不止一物墓表尚未有所屬也予感其惻怛哀痛再拜而受之曰微事不書者春秋之筆

也內言不出者古禮之訓也　國制官非三品不立傳又不置女史乃據事狀與素所見聞為之表而樹諸羨道以竢行者見之知者式之傳國史者采而列之其辭曰楊氏世章丘人城居則東關廂村居則漁張莊村城無大小識不識咸稱東楊族睦而茂揭然出他姓上矣濩溪諱盈字守謙居近瀴溪因以為號生而警敏不常恢廓有度貌恂言侃性直履方不為高岸斬幅之行不遊競聲闘博之場文筆日順雅譽蔚與

父及伯父大奇之以為有子如此必得佳婦乃禱於神而吉時氏即太孺人也他姓則不許後亦各不永遂通媒於時以今觀之神真前知哉太孺人沉慧柔婉目無流視口無疾呼身無惰容父朗母韓亦稱奇之有貴徵福相他日必不落常人家故一聞楊聘許不遲疑同村比隣知其門高而子才云伯父貢入太學公即從學於太學聞有十三四童子中鄉舉者即訪而會之一閲中載如見一汝陽何仲默公乃太息曰吾

與六年稍若尚未身被藍褐可愧也遂奮勵讀
書得同工伯父分教定襄又從之定襄歸而嘗
大尹縣試陳提學臺試皆賞其文入學未久正
德丁卯舉於鄉如戴何二子年幾二十餘是亦
成名之早者戊辰會試中乙榜不就辛未落榜
乞　恩遵嚴命授學職以圖迎養遐得隴州路
去東方雖遠然得迎養二親如原志隴稱材寡
以教無良師士多曠業公書熟而善講解蓋得
之伯父名環者深耳石厓林都御史嘗謂予如

楊老之善說書雖大江以南不過如是林父以叅政官東藩又從其外祖翁黃體度教諭來章因與公爲同窓友而同受業於其伯父學有本源移以教隴隴士得其指授者大有德而小有造科第後先相望癸酉以考官聘往三晋所得名士爲多有欲私中其館賓者府守薦之監試監試薦之監臨公乃力爭以爲文劣不堪登選監臨初不之聽既乃苦爭忿爭及開卷始知爲人所嚴棄其卷而稱公不絕口矣將會試知選

監至衙之下學講書以諸生不甚當意命公不
辰書代講有開闔有斷落聲宏理斋聳動聽聞
因問何以不售甲科應以親老就祿不能久戰
春塲今且復試因俟接牘及期猶未發行巡盐
乃大喜曰此去必為名進士多出罰金為道路
費及試又不第何久為中舍戴以探花及第巡
盐適又在隴公歸往謁嘆曰不惟有愧戴何之
成就且有愧巡盐之期待矣庚辰陞潞城知縣
潞乃山西巖邑臨境之盗穴賊巢也公一下車

明諭以禮義懲以禍害闢荒萊懲奸宄重斆校
福善良恤孤寡廣偵候治甲繕戈增城浚隍逋
賊數年漸究疑獄一見立剖教行政洽盜賊悉
化為平民又隨丁產以定賦役里書人戶群聚
堂下每陞降一戶與衆商之竢其心服語塞乃
更審一戶往時善嗖擻趣滅縣官是非告擾上
官改審經五六月猶譁易三四委不定者至是
風掃雲散朗然日麗中天矣旁州隣縣告乞覆
審得平者不下十餘處歲將除忽失藏金數多

州守問其吏曰縣亡金者何吏荅以縣官家人爲之公乃誓於城隍之神吾治明若治幽倘過期不獲盜祿食者旣當住俸血食者亦當罷祀矣有申明者其家誤以金外封識字紙擲出邏者得之收其婦人欵訊薄責盡獲原金其人即守藏者乘歲殘人懈因而攘之州吏即其弟也公初聞污言略不爲動亦不爲辯至是不惟罪不及而刑亦不加原許　以華役則已不欲快小忿而失大信也訾尹以貧至任所求濟乃傾

俸貲與之且貽書同年之在隣近者從厚其敦舊不忘人鮮及之者　國有恩赦頒讀甫畢即釋放罪犯一空他如高平壽邑監倉有累足騈肩不能坐卧者府守言之撫按檄公審釋倒懸即時立解歡聲雷動村有兩家夜鬬者鬬訖一閉門不出一罵於門前當夜罵者死問以鬬毆殺人律絞成獄久矣後屬公覆審疑問應抵命者曰汝鬬時果重傷乎其人泣訴曰當時殊覺不重不知夜來何以即死公復問與本村有相

讐者否應以與其有深讐之問其與死者讐否
亦是深讐公笑曰是矣是矣此一舉而兩得者
也遣隸勾攝其人又一隸匿於旁舍探聴消息
見隸即入而惶悖謂其妻曰前問官一字不相
及今若此無乃事有敗露耶一隸先回報一隸
後縶至公乃大斥曰爾殺人報讐而又嫁罪於
讐者急吐實免刑初不伏研究竟白其事闔邑
竊服以為神嗣後事無巨細不敢隱情雖家設
一令不若是其明信也每以廉謹自好遇事敢

為不以細如毫毛或苟不以重如山岳畏難將迎不煩不簡聘遺隨寡隨多期於中道而不失禮聲名無足而馳德惠衆口交贊至於郤郭氏暮夜之金則又為張巡按所稱許宜其兩任七薦而二十餘獎也州同莊姓者忍人也恐公不思而稱爲親率悍卒圍而欲擒之溺民群聚而遂去之後被執溺民又群聚而隨護之公不少屈而莊亦不能加辱隨者連名投狀訴於上官莊竟得罪死狀頭苗海曾占地逋賦毆打公差

公縄以法而賦即輸子婦縊死婦家乘時誣之公圖嫉惡而不輕入人罪廉得其情出之菑攺行為善感恩圖報甚得其力後有[illegible]僉事内眷過谿甚恨不似他縣餽送乃百計穚摭短長無可中者妄謂青陽山寇陳遷與公有私縱悪長奸急命公捕致辜即得之窮治無狀坐以受贓戍邊又殺陳以滅其口兩院知其冤駁付藩參王端溪問報王乃手其卷而頓足曰一省似此良吏能幾人而可重罪之耶擬役職事事市

并有善把持人陰私者甘籠格如飲食每季巡
按訪挐與名因而詐騙得財一聞公事平結喜
躍而落其帽刁民猶如此善人可知矣尋以郭
民母喪東歸潞民號泣攀留者數千人聲聞數
千里王僉猶嘁嘁之不已揑作枉法數事托相知
建之吏部丙戌考察罷其官公自以黽勉職業
精白操持考滿與得褒封二親乃為人所擠陷
同鄉豈能盡知其屈乎居常抑鬱不平加以子
女婚嫁費用衆多出辨為難借債不免初意身

不赴賔讌足不躡公庭事勢終不能已惟深藏
簡出一了人事斯已矣父諱璞蒙　恩詔為壽
官子遐舉於鄉公乃自慶曰夙心稍慰矣父歿
公已高年猶悲愴不自持數月哭不輟聲三年
食不甘味葬祭如禮前此喪母亦然蓋天性至
孝不但處常能志承色養而已遐舉進士除行
人授御史有風采滿三年上考封公為文林郎
監察御史封時為太孺人迎至京邸同受豸冠
繡服翟翹霞帔兩相輝映恨不令其父母見之

劉望日後亦以此貤之林下與子七八人結詩文社不專杯酒歡公延客客必醉出赴飲飲必醉歸老不倦勤禮度如少壯時修於其身孝於其親施於其民信於其鄉之人傳於其子與孫公得始終為完人者不專性生學力亦由太孺人有以力佐而默助之耳公樂施太孺人則不惜財公好客太孺人則善造酒至於紉刺饔飱收藏澣濯井井有條不獨造酒一事賢於人歸年方十九即能理家政每以紡緝夜伴誦讀爱

書冊把玩不忍釋手問或質問於公久之雖不能舉其全文然却得其大旨事舅姑能先意迎承不時候問舅姑歿潔粢品如生遇飢而餽之食製冥服如生遇寒而授之衣也隣人王姓者以負租將携两女乘夜逋逃太孺人知之即呼王婦語之曰女長已許人而可携遊外方手勸其各送夫家仍脫簪觧衣以助之旅寓京師日主婦逆其姑姑將訟於官太孺人教以婦道懼以官刑婦乃悔過而為孝婦姑乃回嗔而為慈

姑公性嚴而太孺人濟以寬如五味之有甘辛而和羹方成其美教子孫以祛客氣篤人倫遵庭訓守官箴明農務勤士業不以長而貸斥呵不以貴而忘警戒又不以世俗之艷利虛榮厚望其後而薄待其身盖有得於書旨者多矣門庭寂靜盡日不聞笑語聲嘉靖戊午夏月太孺人脾虛瘡痢藥之已愈至初秋公以乾霍亂告終太孺人痛而激趐原疾至中秋亦不趐兩賢不兩月俱逝行道猶嗟況其子孫者哉予文愧

不能副其意而瀉其哀然壽享七十六與七十
三白首無間言幼同井長同室宦同徃歸同閒
封同壽同沒同葬同無徃而不復取號復溪不
惟因其有其亦識歟出則治所立生祠待尸祝
數十年後猶問候不絕或遺之數百金者殁則
鄉人沸聲其德而重歆其福長子雖早世餘皆
有冠服選由副使超拜都御史巡撫雲中却虜
安邊疊蒙　聖明獎賚備略方布而守制回矣
子女各五四孫十孫女字内夫婦如公與太孺

人者可易得與多得哉其世系遷徙生葬月日男女婚嫁詳具坎中此其大凡宜載之墓上者

聽選官高君墓表

鄉老有爲通變之言者曰邑有富室邑人賴焉有駁之者以爲聚衆有而後富富者衆之怨也尚何賴之有殊不知貧人衣食差賦人情往來一時有急輙向富室取借日後從容償還甚爲活便自有司不追私債雖借者因而慳𢘅弗與人咸閉户不復以悵目交易矣况富者日累而未

累者又不及舊耶吾章自劉門之衰而高門不
放利息十人九阻急難措手非一日矣高門以
君為同行第一人又以君父為前行亦第一人
益以其量濶心實有益於衆終以本大利長有
益於已耳高君名智字承慧父淮祖讓曾祖伯
岡始祖欽由冀州移家於章君以成化己亥三
月十七日生嘉靖己酉八月初九日卒壽七十
一辛亥十一月十二日葬於女郎山之陽自幼
養於母家至有知識而後歸高及長所以報舅

氏父子著自是不復生有二子俱初娶李氏為
繼娶孫氏子長進鴻臚寺署丞次運大同府通
判孫男五孫女三君形體敦厚性行寬仁不必
相士大凡見者即知其為富而有德者也曾為
藩司承差辦事吏部能伏事大冢宰得其心時
選以家無次子告歸而以冠帶終其身事父二
以孝人皆能之至於孝其繼母則為人之所甚
難處父妾不以其無出輕視之而禮敬猶次于
母耳母牛卒少年而能盡哀繼母朱卒長年而

能持禮父卒遵其遺言自食飲衣服外三妹各與之百金有欠債者歲終雖原本亦無之究其所以乃貧不能數遂餽之酒肉諸物以為迎歲之用新正即妝為賈後遂兩得其力貲厚其出利薄其入畢竟虧折者則焚其券而濟同姓濟異姓各有差等視其門下作賈及江南北為商者如其親友未嘗恃財而輕有所簡傲自奉儉約而待客則甚豐美固亦不過數味盤盎皆巨者肉則堆盤餅則滿盎今俗以碟易盤而盎又

甚小品數瑣碎殊失古朴之風自君棄世十餘年箴者以公私逼迫多有井比限之刑而爲異鄉之迯者矣通變者之言吾深有取乎爾

行狀

西皐舉人張君行狀

西皐爲吾章名村在城東南三里許繡江橋藤花瀟踞其北近前而左者跖山遠望而右者則長白山也水流有聲前後環其居者清河榆柳花卉夾雜其間者則含輝亭故址也十友石皆四散惟一巨者今尚存地乃元相劉中閣遺居人咸以劉之事業望張君而君亦以此自負取號西皐雖因村舊名實以村有前賢云張原大

姓在青州多聞人九世祖名清者以金末東亂避兵西走章丘遂爲章丘縣人至高祖庭芳生曾祖宗理宗理生祖思忠以太學生任河南都司斷事官雖末而名則高斷事生二子長繼先次繼美繼美則君父也字紹馨以信乎於友而義重於鄉日惟務農於皐原間或爲漁於江干娶韓氏亦大姓邑東北山頭店人也以成化丁未年癸丑月壬辰日申時生君於西皐村以斷事公遠在河南定省踈曠又常以一孫爲小將

因是走報二親遂暫輟農漁馳至衙齋未及他
語首稱男再得男矣問其月日斷事乃猎其母
氏愕然曰是夕吾夢天神提一小兒置床前曰
以後爾神乃乘雲去是孫無亦應是夢歟已書
壁間字跡宛然尚新大凡吉夢不可洩言於人
先洩則後不驗矣此夢不惟人不知雖汝母亦
不以告也歸而善養之長而善教之日後大振
吾家雖未敢預必然不無厚望也蒲圻廖漢生
子道南祖俊以司訓在四川新都縣得夢符其

日其亦類是也夫君生七月母韓午失乳羸弱
如未曾滿月者交乃携之覔乳性好着棊乆而
君啼饑父乃戀棊不忍去但云只一局則就乳
於隣母既而云再一局至再又至三矣棊興愈
勃棊友乃推之門外恐其復廻杜其門衆意以
君形太小或不能長養祖母居汴日夜慮其孫
思歸斷事公亦以倦遊决為歸計君以鞠于祖
母得所又揀取乳佳而盛幼婦哺之踰年口雖
能言而足不能步五六歲時斷事謂縣大夫叔

兒而迴指其帶謂君曰此何物也君荅曰乃銀帶不足貴我日後必腰金斷事公喜極抱置膝上偶便溺汚其衣斷事笑云豈有金帶而汚人衣者耶不惟一家奇之凡得於傳聞亦無不奇之者矣偶一日斷事見其循墻學步戲之曰汝能步復飛騰此其基矣時已七歲何其遲也再踰年骨力輕徤能升高涉險家有積薪皆劈巨木備爨燎者高如簷多如屋君乗凉其上木壓而塌君壓於其下舉家驚呼以為不生矣急去

新木君乃端坐其中如棚櫳殊無損傷識者謂貴人自有陰庇默助非人力得與也祖父母相繼去世君年雖幼擗踊之狀見者不忍覩號哭之聲聽者不忍聞弘治丙辰甫十歲而苦志嚮學遂受業於塾師華韶及張滋名其為應祿者師字之以學卿者友也至十四歲歲次庚申小試中選入為邑庠生筆雖稚而文尚渢然氣已豪而志則逖矣乙丑冬娶東城外李氏名鵠者則其妻父也父賢而女亦賢不但孝慈柔順而

勤儉中節勤非徒勞儉非過吝事不內顧學得外成屢試屢首諸生尤為陳學憲所取傳示其卷於東方傳者共八人六中魁元君與丁忠名雖前列稍次於六人者時則正德癸酉年二十七吾邑舉者五人其次舅韓璨亦與焉長舅名珍者一時雖未中為廩生有盛名世徒知難兄難弟豈復知有難舅難甥者哉會試每一次不第則移一讀書處共六次而讀處亦有六如杓峪上方井醴泉寺及西阜精舍等是已恐人事

紛擾常以甓石塞其門客至則援梯出應客去仍潛其中有時撤其塞旋即復之特子寓居城北女郎山夜須歸而守家人士笑談以為吾鄉有二讀書者一則攀垣而上破扃而出一則凌晨而往薄暮而還子事出不得已君跡太奇或者過疑以為沽名耳繼陳為學憲者江鄉道公以鄉平劉秀才叔姪書義迥出衆作疑非此間傳授劉應以得自隣邑張鄉舉已而丙子叔姪同舉於鄉己卯五月父卒八月繼母梁氏卒相

繼如其祖父母哀痛幾不可起嘗謂所知曰有
父不得事其壽有子又未得見其成吾生何益
哉所知勸之曰若不克襄事又不能顯揚於他
日子死何益哉君乃稍節其哀一遵乎禮舉二
喪并啓韓柩合葬祖塋塋在江之左君葬地在
塋之右相傳以為美地惜乎近江耳嘉靖庚寅
辛卯間撫臺邵公延教其子君堅辭不可已為
避嫌寧舍近而之遠不往省下乃枉就安州郡
公待以客友而子憚其嚴師極為尊信言無不

聽然未嘗干以私有求之者每峻拒之世有相知未深屢以瑣事唐突者况許之而竟未一言及之可謂出於當態之外而當求諸古人之中矣里有高道者子婦已笄以家貧過期而不能娶君爲之備財禮畢其姻庠友徐祺父從軍而歿君助以餱糧及道里費歸其喪得免暴露他鄉嘗侍食父側言及妹夫王鵷度日艱苦父意不懌君遂割腴田數畝與之兄弟三人居其次兄應昌先君卒弟應兆後君卒存日嘗戒其子

曰汝伯吾視之如亞父其雅異意善事之汝叔繼聽無他腸皆由汝祖發季致然甚勿與競但有所傷是即得罪先世矣壬辰三月喪其配嗟嘆之聲不絕哀戚之容不展從親友相勸始娶於劉氏甲午秋染疾就醫於歷下良醫毛翔毛診脉畢呼從者令其急舁歸未出齊川門昏眩者數次至七里鋪氣息奄奄將絕入門已僵不及屬纊矣年止四十八時則八月十一日申時與其生時同嘗夢中得詩有昔歲同逆旅二儀

自黃昏之句疑其不祥至是果驗生有夢而死亦有夢豈非生有數而死亦有數歟君趨向最高議論更豪能起發後學而不辯謗言應事似涉乖方然却多是處接人似有機關然却多真處蓋亦隨事通變因人異施居今時勢不得不如此耳既膺鄉薦同舍者皆避去李脉泉獨留為之畣賀客理叢務殊無媿色及脉泉舉會試君亦留而為之事事亦不以為媿嘗聞朝邑韓紹宗第進士其惣交劉儒落第為之服役無難

意客至或值僕出則又為之捧茶盃衆鄉舉士咸笑之曰不能第進士乃為人獻茶劉聞之反嘲之曰汝輩既不能第進士又不能為人獻茶劉後故而復遊山西人以為得僊云君在都下恨未中選酒後燈前嘗謂予曰平生百事不少只少一進士予為解之曰若無才識文學乃多一舉人何止少一進士古謂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君年纔四十餘何自限太甚耶君作時文最古古文則時筆路似生而終熟文勢似粗

而實細後乃更之時文甚合格而古文堪入選幷其詩奇崛陡頓可沛然傳世真乃博大之才豪邁之氣古書多所涉獵俗套不可拘覊身脩長而貌清雅宜其獲大用而享遐齡當時齊名者六人已烜赫仕途丁雖未舉進士亦以知縣稍得行其志君獨以儒冠終其身年又未登五十天胡豐於此而嗇於彼耶性嗜酒醉後袒呼跣走讙客如已乃已客有知之者往往乘其未醉先逃其卒也坐酒致疾其生也賴酒忘世其

下第人咸比之劉蕡其善飲人又比之劉伶二
賢可世有哉子群諸生曰君與脉泉獨能識之
從而禮敬之又薦之編江劉太守禮敬有加及
予舉進士有虛名君再不言及前事惟云此時
花已似錦但出門即看花人矣感君相知於未
遇報君舊愛而無由惜其誌傳甚畧特為之補
一行狀文欲工而力不能心無窮而才有限嘗
以他事過其村見其墓有宿草雖不可洒淚而
亭挺舊樹則不免傷心其第三子名汝楠者所

常往來而長子棐次子梟時一見之問其孫及孫女則孫男四人曰居仁棐娶劉氏出曰好仁曰體仁梟娶謝氏出曰近仁楠娶李氏出李即方伯脉泉女李卒繼娶顧氏孫女二棐出者適高洪楠出者許聘尹樂山曾孫男一曰永慶出好仁曾孫女二一出居仁一出好仁以一人而蕃衍若此將來更不止此是又嗇於一進士而豐於身後人年雖不永而所傳則遠矣能繼書香者當在汝楠及居仁好仁俱庠生而體仁方試童子科皆勤學攻文竢時大發云

鎮撫李繼孜行狀

李繼孜者吾宗一豪邁孝義人也父文皐倜儻有大志不拘小節而秦楷而身岳立神彩煥於見者目爲之奪繼孜相貌肖其父而尤偉原與余同胄而分析已久但知文皐爲兄弟行其第文慶從先君子遊而與余爲同窗友愛厚不殊親兄弟以是繼孜父事余而余之視之不啻猶子云文皐父諱鍘邑人稱醉鄉翁鍘父振振父敬敬父李三由隴州徙居自敬至繼孜蓋六世

為章丘人矣文皇妻洪氏無子妾傅氏以嘉靖二年生繼汝名原李子字稺卿以與瑩兄伯子仲子相排次招募公文乃作繼汝令仍之云淳孜無兄弟止有一姊一妹姊適宋鶴鹿妹適袁銘娶魏氏生一子名如金繼孜初學書不成通之不好且以為苦但談及射獵雖夜分忘倦八九歲時氣已豪而力尚弱引弓未能發矢而獵鳥則童輩不可及有挾彈丸一囊者一步千見之謂曰何不借我一丸挾者曰一丸一值之

曰何不借我一雀則又瞧之曰一雀須費百九又有
郊遊不善飛彈者聞鳥鳴樹上大言曰若有一弓此
鳥可立斃也旁有衣底藏弓者解以授之一彈而傷
其左手前行仍遇鳥鳴復大言如初旁復有藏弓者
受弓不敢發以弓捎數搖樹下逮鳥飛去乃假為悔
言曰不去則又着吾手矣繼致聞而兩竊笑之弱冠
習射即能調弓矯矢弓如滿月矢若流星射輒多獲着
物飲羽雖無貫虱號猿之妙實有獲禽中鵠之能弓
硬熟用他善射者極力挽之率不得半滿膂力過人

未嘗輕撻人一掌洪聲動人未嘗輕詈人一言扛巨石曳壘𣪍角觝取勝無相當者且軀短有度鼻息無聲乃天生有力氣者也孝其嫡無異生母敬其長無異親兄年少而老成性急而謙讓不喜治生而生自遂不善媚人而人自親所有城南園圃悉其分心有妨武藝乃減價鬻之知縣事者閩中劉東陵最器重之差委必首出入必隨未嘗恃愛有所報復於宿讎索取於易得余出爲辟攬選一二士從行繼孜與焉見有絲絡金環銀擬飾雜綳

翩馳白馬踏落花而過其前者注視久之自覺神氣洋洋祀所乘馬前蹷墜地乃惶汗鞭其馬數十余叱止之盖其好勇好勝類如此每酒後耳熱即大呼曰大丈夫生則珥貂蟬而門晝戟沒則褁馬革而祖金華卧病牖下老死兒女子手中非所願也戍卒有善形容邊關之險遠者以爲漠月夜随子影胡霜曉拂劍花亭徼先秋甲光耀日氷深古渡露冷沙塲瀚海通萬里之黄河天山接千尋之紫塞堠烟明滅無定醜虜

嘯聚成羣狺爭投地之腥而狂發射天之矢身輕虎口命此鴻毛座客無不有懼色者繼致獨欣然欲以身當之一日余遠遊倦歸繼致懇請至其家酒殽豐潔長跪問曰愚姪恃力好武願聞方今南北武事余詳告之曰倭患在春汎虜患在秋高年來事勢漸變患不止春與秋若飭隆賞格以勵文武禦出洋以絕亂源復舊制以立寨船定軍法以分主客暫借塩引贓罰以足食用倭患庶可紓矣儲將材以充任使復屯塩

以圖經久革通事以防姦細勤撫字以招逼近許便宜從事以專權任屬患庶可抒矣要其極必須守平陽港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溫台塞寧海關絕湖頭灣過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把鼈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關備劉家河七丫港楊威馬跡大七洋大小衢上下川則不得掩蘇松嘉興陸戰必召平和象湖山之民兵調安白葉銅之士民水戰必銅山玄鍾之軍餘并尾海滄之巨族大張榜文不拘軍

民人等能以兵禦賊者酌量功次賜金授職部落能殺其酋長或爲内應者賜授亦如之蘇松之區多立城堡圍樓子女玉帛有所依牛羊粟菽有所容倭固不能飛而掠也伸保甲之法嚴造舟之禁節取胡梅林屠石屋葉梅谷之論而次第行之徙朶顏等衛於開平故城使大寧内屬塞潮河之隙復興和則東方聯絡臂指之勢順仿金元遺制爲鎮於盧龍易定之間内藩京師外控夷虜宣大并朔呼吸有備哈密原封

忠順王罕東等六衛互相鈐制今巳孱弱不足以制土魯蕃之强盛宜於近西諸夷擇一雄長俾守城池三關者山西之藩屏大同者三關之門戶三關能守則山西不足憂大同能守則三關不足憂固關真保何用紛紛調度爲或擁兵衝路以扼其深入或固壘要地以防其龍搶或設伏險阻以乘其不意或邀截半途以擊其惰歸或臨鎮擣巢以撓其內顧或銃砲夜發以亂其營伍節取許默齋楊虞坡潘春谷之論而次

第行之豈直倭虜之患可抒東海之水不波諸島之巢淨掃三吳之桃可高兩浙之門不閉刁觧之貢獻如故宣諭之遠使罷遣狼土打生處州及真保山東西之兵免調也金印旋復中順再立受降之城重建三重之城當屠名王之首必獲老上之龍庭可焚而山後諸州久被占據者可牧而耕也繼攸退而筆之於書字潦草而多差別身後檢其遺篋乃見之令余歔欷若失之今其子如金善書而武藝能繼其父否將上

京比試闈已晝夜操習矣繼孜居嘗大書王彦章之言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聞文士稱說姚期奪戟應詹負戈楊仁披甲則又嘆羨何古今人不相及也不須五郡之雄但作十夫之長足矣其自許雖如此每上司取用却乃避匿深山中而募兵王給合力索之縣乃拴其家人始出而充義士嘉靖三十年二月隨浚谷公代州籌虜迎敵七月終鴈門関得首級二顆八月初小白峪首級八顆又十里鋪四顆代河嶺一顆十月

中二顆蒙　恩授濟南衛左所鎮撫三十三年
隨李參將蘇州等處備倭八月十四日至嘉定
縣對敵有功十六日月保有功家丁李進禄捉
獲姦細一名十七日新橋斬首數多十八日羅
店鎮功亦如之至二十三日彩桃江大戰陣亡
年纔三十有二先是倭寇嘉定城東四五里無
一禦兵自山東義勇屢戰得勝倭銳頓却乃棄
兵刃旗鼓將爲遁遯之狀我軍直逼其舡只見
以生牛皮障蔽悄不聞聲至日將夕一鬍鬚大

倭搖扇長嘯羣倭左執團牌右提鋼鏢口含刀
而身負劍揮霍跳躍提兩翼而夾攻之輕於飈
揚疾如鳥舉又大喝以震之地方又瀉鹵阻灘
勾錯淤陷我軍目不敢仰視止辨走計殺傷多
半逃歸者裸體帶血鮮有全人七十里之間僵
尸遍野繼敵適以洞泄又盡日不得食飲股節
長大水套中難為展脫謂同行者曰急逃生毋
以我為累數倭以刀劈其半面及胷氣出滚滚
不絕死嗚呼兵驕者敗耶倭善用怯耶抑有數

存耶一時須數頭領皆東方有名勇士也是日
不應繼孜出兵主者取其强可成功逼出之乃
至於此閭者憐之訃至其家母妻幼子哭不欲
生門懸請上司獎牌七八面擊而碎之同巷勸
而止存一二脫使不死其勇略樹立詎可量哉
例應三級如金止得陞襲濟南衛左所百户云
浚谷僉事山東日領民兵通州防秋咸寧侯鸞
嫉其名盛凡有搶掠者即駕言東兵無節制浚
谷乃聚於武場不許出以待再有言則折之衆

不知意遂焚燒窩鐫浚谷怒而將家丁欲樸之繼孜左右遮攔以為事尚可為情有可恕何須處之大峻已而浚谷怒解而稱之不已云浚谷貽書與余云繼孜伏節吳海痛憤何如白沙子有言運去英雄皆許國時來胡虜亦成功不意衰年見之煩詳其家世年日欲為作一傳少紓哀抱耳浚谷之念舊愛士每如此宜其至處得人成名也聊述其生死大槩因派及南北事乃繼孜曾請問者且知浚谷或樂聞也附使寄上

若爲傳文傳後則感不專繼孜家矣

傳

張壽翁傳

人有百歲不入公門不識令面者此在治世差簡賦平室餘於財人餘於力往往縣令已代而不知其姓名由不入其門不識其面耳及乎差賦繁重法令滋章勾攝牌票急如星火催督吏卒毒如虎狼一年強半在縣一日數次見官求其不入門識面者江南或有之在江北蓋千萬人中無一而百十年來鮮見者也一縣若此而

州而府可例推已絕無之內而僅有一焉於吾
岳丈張翁見之矣翁有坦夷之性醇懿之德剛
方之氣脫洒之懷機變之謀不以萌諸心戲謔
之辭不以出諸口委瑣之行不以措諸身見者
不以為隱德君子則以為神仙中人奉父母敬
養無除處兄弟友愛不踰自幼至老雖小德必
謹而況關係倫常不有賢於人者乎此其善良
本自家傳而亦由之性生者也嘗攜貲為賈於
蘇杭河西務固亦隨衆贏利年息應文規時然

善識貨物能近人情筭及錐毛不為也貫不多於他賈而他賈之大者行事反愧不及每每稱之曰張翁踈財仗義明如望月凜若秋霜所得利息閒或取樂於旗亭酒肆餘悉寄家或自歸獻之二親及同氣并周其黨與夫素所識貧之者至其老而倦遊以為萍蹤浪跡浮沉江河孰與歸而徜徉故山俛仰舊里于以息機而寧神不尤為得計耶一歲之間多居村落少在城郭一日之間多潛房闥少踰門閾平生非款客不

重肉非有疾不晝寢與鄉老結社遊讌未嘗不窮日盡懽又未嘗嬰情於物有累於中稍賫於財有慕於外外縣令無半面公門無一跡蓋省事兼商於外方歸而又老矣生于天順六年正月十二日卒于嘉靖三十二年九月廿二日葬於十二月十二日當熙洽之時際太平之世所以能得不入門識面今則屢屢矣勾攝催督如前所云云矣生齒多而差繁食口衆而賦重亦天下之大勢從古而已然矣翁自七十後予為之

買一棺料乃親命木工治之漆工漆之朝夕顧之不以為悪世人多有諱死者聞人死則稱乾稱不在或出人則曰廢之矣或火化則曰微傷而城外灸之矣翁蓋齊彭殤於一致視古今猶一瞬者矣嘗聞唐司空生營塚飲酒賦詩其中翁其與之同度耶庚子歲　國有　恩詔八十者給肉帛除一子養老榮以冠帶翁自以為不德而壽不敢膺此虚寵次年予觧官歸家強之而止一着不復服郷飲亦止一與不復赴其長

厚謙退如此人有假衣冠以欺世炫俗者矣又瀕海有年七十九者聞來歲有八十冠帶之詔除夕將卒囑其子曰吾身後果有　恩詔即取舊日冩真以墨塗却遮陽巾加上兩角野服改作團領麻縧改作束帶踰兩月詔下子果如言易之二者擬之與翁人品蓋霄壤不侔矣翁諱錡字宗器上世餘杭人祖君用徙居於章君用生彥禮彥禮生端端生智智生暘娶白氏生翁兄鑾弟鎮弟鏜鎮制行如翁娶王氏潘氏魏夏陳

其亞氏子二名波孫一名圭女四長適王應奎次適王雲鳳三則予妻封宜人四則秀才拜子方蓉期適近不及銘以名之乃為傳以傳之又止具其世行節略而以不入縣識令為難云

潘春谷傳

潘春谷者三晋賢豪人也諱高字子抑嘗棲田春山谷中因以春谷為號祖興以武功授寧化所副千户傳至孫銘後以功陞正千户銘孫璟璟子承爵皆家於寧化而官為千户承爵娶江

氏以正德甲戌冬夢蛟入懐驚寤而生春谷君才與貌魁磊奇偉閑達方嚴義氣横生目光直射有類蛟然識者謂日後必乗雲雷而沛商霖如淮南子所云雄鳴非孔甲氏所能羈也甫七歲父宴客探句令對即能立出奇語一座盡驚十二三通尚書晝寫夜誦至廢眠食矢口肆筆便成文章一時少年有名爲文章者咸出其下雖春谷亦自謂出吾下無敢忿之者以洽方遜鄙吝無明師良友以爲誨迪切磋之資遂白於

父曰昔司馬子長年未壯而遊萬里因成其學而為良史兒欲效之大人許之乎父乃壯其志而任其所之於是擔簦負笈往來雲朔間從學[illegible]學絡古先生已而歷省城學益進提學儼山陸公奇之收寘弟子員每試畢輒令善聲者誦其卷以誇示諸生嘉靖辛卯年十八舉於鄉以善辯有口善謀有膽脫其父於久獄壬辰第進士除大理寺評事精于律例刑曹畏之事情稍有不聯比者必屢易而後發恐其駁轉不敢以

初任輕視之師事湛甘泉羅渭厓取友於蔣道
林錢海石葺講致良知之學及霸王之畧甲午
上疏乞婚姻乃太宰王恭襄之女孫都事內泉
之女子逃乙未陞右寺副尋陞寺正事愈熟而
斷愈明獄無遁情朝多美譽然不免人有忌心
矣又重之以鋤奸有默助凡諸司建白及題覆
文辭稍涉奇異者必漫猜曰是必出自齋容巨
猾劉東山等初則把持人陰私繼而妄奏本辭
間辱刑部寺悍之雖在獄無刑之者君獨摭搖

之幽縶之瀕死再活聞者稱快已亥庵　琿南
行當賞賫者數次同年周石厓先劾宮僚後以
留　鶴被逮親踈咸懼禍及無一人問之者春
吞毅然往而樂之且飲食之時遣星衔士督卷
伺其安否是歲冬補陝西參議分守關西道事
叢弊滋官多貪而吏更狡君善於查訪策勵官
吏改行遇事立剖良有居不終食行不解裝之
謠均徭有銀力兩差富者銀而反輕貧者力而
反重君爲易之不致富幸而貧獨累紙劄柴薪

油燭之費皆取辦里甲今則於所隸地方諸廢寺及空閒官地逐一清出給帖與地隣耕種隨其收入豐儉以一半納官供前費其一半則為牛種之資乎涼府多是宗室行事每被掣肘見則首啓之曰宗室生長深宮讀書知禮間有不守祖訓者群小撥置之耳乃籍其名有過則不用牌票恐泄而難作人情止以長大有力之軍隷持數字速拘印責雖有為之覓解者免問罪而已後皆搖首歛跡不蹈前非地方稱前有王守

今有潘秦王守者永平人曾以此術鈐制得行其志者也隴州乃貨物輻輳之區重征則困商免征則困農乃編定一冊歲有常徵徵有常數農商兩得其便改建公署費而不勞一歲之間半駐於此往時分守常川在隴以平凉勢阻為且發日今威令已行雖半在隴有所勾攝於彼一則來一十則來十按而治之擇而釋之其權在我不然惟有氣悶成疾而已予向差關中嘗聞之人雖撫按兩臺亦罕過其境慮索祿米無

以應之耳城堡令修堅完芻糧預為儲積編設保甲統以保長以時自相操演武藝有警自相團結迎敵官惟稽考勤惰不防生業庚子秋驕胡卒入以有備控馭空還抵任甫八月恩威茂著遐邇稱賢辛丑以考察罷官部院原擬不及人心已為不平不知　中旨何由加一等乎良以在朝之時負奇氣騁雄談擡舉濶步縱橫古哲凌駕時流有終軍棄繻之志而兼賈誼獻策之狂嘗以事觸忤台臣助而攻之者更有攺官

僚友成之衆萋菲之謗薏苡之疑以媢之者一吠和之者百聲同罪者又如張玄泉王南江皆齊名屢騰薦剡者劉涵江所謂鉗出內批孰不知為權貴人所為前後如呂江峯羅念菴唐荊川趙浚谷謝右溪以及不𣪠事雖不同同黜於一人之毒手台臣竟以事敗戮天之報應如此世人猶不知畏何也君聞報自幸與張王二子偕略無幾微愠顏撓色歸如窮旅囊止數金年方二十七歲也居嘗以道自任字學聖人而未

至不欲以一善之小而成名惟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已功讀易有深得漸及他經從之遊者常百人丙午以禮葬父廬之墓者三年睦族篤友扶困濟貧大爲鄉人所倚重方其初入仕途有經營四方之志爲震耀一世之豪蚤年有端揆之才無論徐嵩未免負台輔之望豈下符融哉況得際昌 朝事 明主將欲輸忠悃策勲名上不阿君德下不罔人私如隸長風破萬里之浪仗倚天長劍聳海內

斷戴山之鯨豈意一棄不用而更一疾不起雖未與之面者猶知痛惜況予相交最久相知最深者乎平日所期待簡札所告語者謂何而今乃止於斯乎追憶舊遊祗增新感再讀遺作遂成古人可哀也夫嗚呼可哀也夫君素不病今年丁巳正月八日對客疾作午覺申逝弔者千餘人哭皆失聲歲在龍蛇賢人咨嗟古讖豈虛語哉所著有晉乘平交錄蓄德隨錄攘夷策守邊或問及詩文若干卷文則豐沛渾融詩則冲

雅精當其長尤在邊事奇略偉畫動中機宜應急有如宿慮遥度不異親經每聞東南倭兵動地西北胡塵障天切齒拊膺慨然有雪恥除兇之意尚書翁東涯今之碩望熟知邊務者事必諮訪得濟為多撫按如蘇舜澤曾石塘李後庵童南衡齊雲汀黃翠岩陳遜齋及兩京科道交章舉薦不惟命不待而亦用不果摧折之如薪媢嫉之如讐復誰念生才之難哉嗟夫有九方皋之目而後能別千里之足君雖幼年英發而

既就精實所蘊未得大施譬之蛟龍失水而制於螻蟻笑於怒蛙始生亭雖小徼然而不獲大伸豈理不勝數天亦無如之何耶祿食九年官居四品壽止四十有四而閒居者十八年桐已盡焦不復有雲和之奏文能名世行將為汗簡之收二弟一亮一豪為武秩不愧於兄二子一雲祥一雲程攻文業克肖其父固知潘氏後將大起不至中衰矣雲祥年今十八即能為有倫次事狀千餘里走使屬予作傳偶憶君存日嘗

萬里外求九十餘歲湛老為其母作壽文蓋父子同德也但彼殆喜事此則痛筆文不能佳言意有未盡者待以文往祭或更有所發揚云

懷朴康君傳

古謂山澤之士必有待而後能施於世予謂立言之士亦必有待而後能傳於遠是固常相須而難相值者也予非能言者而竊有志於立言每欲得山澤高士掛予筆端藉之以遠其傳適康氏三兄弟以厥考懷朴傳見委雖偶拔所好

但愧不能副所望耳世有親病危而召繪工寫真者寫訖不肖其親諸子環泣以為日後祭祀瞻拜何以能慰遐思夫寫真細事耳猶以不肖為戚傳則欲見其容止行識是必能言者而後可以承委予雖自知不能然不敢不勉遂摘其狀志及聞於鄉人者聊為一傳付之又止據懐朴二字直書其事其他誼行及世系生葬有狀志在焉此固可略云傳曰康公諱濟民字惠之號懐朴先世隸強人遷居章城東南鎮名明水

父鉞母馬氏生而鍾愛之公不以愛故故有所跅弛出就外傅能讀書不甚求通解稍長篤行含光敦常樂善止有田一夫屋數楹牛六角力作收獲足以甘旨其親親好施予公能察色笑伺意向不待役指而施予悉中其欲家居無他務惟視寢視膳視湯藥而已親或病作病沉以至病起未嘗一時不在側親終自啓手足入殮歛歸窆哀痛如一日其奠虞祥禫雖未嘗涉禮而於禮制無違正德辛未流賊突至里中里

人悉走鎮南胡山中途遇公邀與同往公以二
親未知所在衝鋒刃號泣而北適得其親扶以
避匿尚能追及邀者親終哭泣嘔血幾至滅性
免從勸者服童便兩月愈園多茂林豐草有少
婦將欲避賊其中憑負高垣難下呼公援接公
自念雖急不可廢禮遂命童子梯下之性不喜
酒不畜媵妾不赴妓會歌筵衣無異飾食無兼
味交無雜賓雖逢喜遇急未嘗有落齒之笑抱
膝之談連足之步見里少有架飛鷹擇獵犬乘

走馬者惡而遽避之為行省掾因事白官能得其當輪閲理問獄以三伏炎熱瘐疫傳染請之方岳長罪稍輕者俱令在外調治得全活者百餘人同舍有大醉而夜寄金者次日覺其忘記出以授之其人驚嘆以為非君則此金唯索之他所更不記在是耳每出入帑藏單衣脫屣嚴自表暴有稱之者曰臨賄不動其堅如鋼其皎如月其凜如霜合而觀之夫婦相敬如賓分之則夫如鴻婦如光謫子孫又如楊伯起之善遺

長修吉季逢吉同遊庠序績文待時大發伊子
迪吉舉進士為邉郎有名守大郡稱最六孫玉
琀而蘭芳將來所就不可量矣仲子主事日滿
其三年之考封部請封典得以其子之官官之
階承德郎雖為封君然悃愊無華樸直有道乩
鬚玄髮傡幹脩軀器宇豐碩貌言古雅涉世深
而智機淺自奉薄而賓祭厚身不立崖岸曾不
存町畦口不談官府而足不躡城闉教有入人
之深氣有襲人之和所以親疎懷其德遠邇歆

其名奴僕樂其怒見則人貌之病則人惜之殘則人思之跡其生平行事一言以蔽之曰懷朴而已莊周所謂真李耳所謂無為君蓋庶幾近之矣所以壽登七旬齒不脫目不昏行不杖以其負堅實之氣而本之以忠誠之心故能如此然以微疾竟不起鄉人尚以為所享不足以償其所積也世有一人而始終異者亦有一道而始終異者田父生三子俱牧牛羊服耒耜無他知覺乃以幼者入城作吏遂習華侈長好貪縱

酒色斷其天年而二兄則固無恙也終南山中有村如桃花源其人鹿視鳥棲粒食水飲壽多百餘歲後道路通而珎美入人狡俗偷無復有高壽者矣自洪荒以降人文漸著智竇一開真精不完去草昧改物之時已遠矣朴風猶未甚漓性真猶未甚鑿而識者業已病之以為詩書不若無言龍馬終歸有象豈意愈趨愈下若今斯之極也懐朴公獨能超出風氣安享壽考如太上無懷之遺逸天下之人皆若是焉則天下

乎矣豈有黠吏刁民缺政廢事與夫殘賊夭折
者哉世後而以質朴為重為難是故小傳始末
惟以其重且難者言之

宋素卿傳

嘉靖二年四月內日本國遣使頭宗設監渐官
謙導等從人三百有餘賫正德年間勘合至寧
波府海道副使張芹分守朱鳴陽太監賴恩都
司張浩驗實客船入港其進貢貨物查入東庫
宗設等各帶私貨館於市舶司嘉賓堂謙導等

館於境清寺供給俱出安遠驛驛在市舶司內
繼有宋素卿進貢船四隻因風潮不順本月二
十五日從船一隻名大四號裝載冨貴先到定
海關外宗設詭言非是我類船倭無奈遂棄素卿
而降宗設方收入港二十七日素卿始到關外
奉弘治年間勘合朱分守賴太監將其貨亦查
入東庫館於東壽昌寺其從人及倭賈館於天
寧寺宗設謙導入寺探望素卿素卿據上位不
爲禮謙導悚忿由此禍起五月初一日寧波推

官高遷正在東庫收貨譊導遣人各持兵刃搶入椎官越城走庫在東渡門内城下將一應貢物俱搬上大四號船擄截靈橋門不容居民往來靈橋門與東渡門相近譊導又於初三日黎明貫甲揮戈將素卿買人二十四名縛出靈橋門江口斬首投死於水内留七人相識者又遣一起殺出塩倉門朱分守正盤素卿貨物愴惶步入城將素卿使頭并通事等殺害内有一少年乃國王之子素卿妻弟也素卿裂衣披冠領

七十餘人從慈谿迯入紹興府寧波衛指揮袁進受倭厚賄隨謙導秉姑船赶素卿至釣魚山鬬殺素卿剩疲卒二三十人至餘姚又鬬傷居民二三十人至紹興王陽明閉城不納復回寧波寧民空城避於村落諺云徐倭殺朱倭鄉下人苦了多少雞鵝又云六郭門頭揷黃旗十八員指揮作烏龜罵其畏縮不敢出頭耳謙導本姓徐素卿姓朱原鄞縣監橋頭人其父為攬倭貨折銀千兩遂將男素卿盛於櫃中抵還夷人時

方十七歲國王愛之招為婿官戶部尚書生十子今在王位下於嘉靖二十三年處決其十子聲言必報父讐今犯順者或有其子亦不可知處決共三人內二人乃宗設麾下一名小四郎一忘其名素卿及四郎罪俱謀叛餘三四十人造船送還彼國又將海上樵夫虜去領路遭風打至高麗國被害止留樵夫送還原籍譙導續回寧波搶居民李洪濟海船二隻將表進帶去在彼娶妻生子太四號船貨物滿載出定海關

備倭指揮劉錦哨船四圍防守因風吹附倭船倭人以手推船本無他意我軍即剁其手倭遂秉忿盡殺船軍劉錦帶甲赴海死當時朱分守見倭衆遍據城門殺掠不已傳令得一倭首者賞銀十兩百姓以此亂殺謙導遂燒市舶司嘉賓堂今境清寺改為嘉賓堂自此倭夷久不進貢後復求進朝議減其數貨物帶來不多貿易不如其望彼之仰給中國者何止一物即如製衣必用針彼不善造針將不來搶針耶王晉溪

有言能止其入貢之路豈能止其入寇之路已甚生亂必須有通融之法自洪武年間因胡惟庸通倭密謀進壽燭內藏刀箭將夷以銅甑蒸死絕其進貢至永樂屢犯海上殺一海道僉事舟山爵溪錢倉等處俱被殘傷以此又許進貢迄今患害日深急難救藥　祖訓言倭情詭譎今果然矣但喜安南國陳日昆首以地來獻後世子孫不可以無事加兵已乃殺中國使臣奪其王國　成祖三次征討始郡縣其地宣德年

又叛遂棄之初則以犁纂陳今又以莫纂犁頼
今上命將出師聲罪致討革其偽號止稱頭
目名色照舊納貢初又惡高麗不恭繫其寫本
之人又云前後弒李氏四王姑待之今效順如
近屬每歲 萬壽節遣使臣稱 賀中國亦時
有詔諭差正副二使往爲賡和詩章輯成一書
名皇華集共十餘冊事之難於豫料如此若必
以 祖宗爲可法而無因革之宜必以祖宗爲
不可法而多更張之過是豈善於繼體守成者

執　聖朝能灼見乎此宜其四夷賓服萬民寧
謐享國之長殆將過周曆而與天無極矣

温母常氏還金傳

常氏者温處士諱潤之配善人世雍之母而府
推訓之祖母也訓由萊州府推陞成都府貳守
借道於章扣予門而吐心事曰不肖賴祖母慈
訓陰德以有今日然有還金事尚未表揚於人
恐人以為過譽其母出於私情是以遲回而尚
未發耳近見叢母還金事偶相同其子名彬者

已索陳韓兩尚書為之傳繼以四名公題跋燦
然成冊表揚於人久矣竊欲效之以慰吾父之
心惟明公愛而成之不日過家庭持以獻之父
必喜而以為賢於他文遠矣予嘗為葉母作數
語今其冊中不載豈一時偶遺之耶此為温母
直述其事以待後之作者質實可彔加之以文
則傳遠不讓葉母矣傳曰温母常氏乃陝西漢
陰名家女生而貞柔多智慧端嚴寡笑言正德末
年同舍有謝姓者因里役鬻産得二十金被酒

解金於後園亡去母如園得金秘不以告人翌日早謝酒醒索金不獲蓬頭跣足呼天頓地曰差重難支苦死賤棄祖業得金曾不償直今又失之吾何愛惜此生命號哭將為自盡計母聞之察如真失主也亟取原金還之封識如故謝乃以首觸地拜不成禮亦不計數以恩同生母遂拜認為母謝雖破産不致死道路客他鄉者母之賜也潤方為其子世雍求婚族既成而人又賢好德樂善鄉曲目為溫佛子世雍更穎秀

不群雖當其配者時有宋氏者亦以賢而不輕許人姊妗空奔走唇吻而已謝乃辭其事又以其故家也只一言而定歸而能孝且敬以生子訓薦鄉書在東方有異政如反疑獄活六命撫按交章掄薦已在徵取數中以其廉靜自守臨發而又逸之公論難已作推方三年即擢大府別駕嗣是官尊而福澤人民蒙恩而封贈其父母以及祖父母有可豫必者況其子多而有為國子生孫多而可繼訓發身者此皆母氏

一念之善致之耳當時若無還金事宋未必嫁
嫁亦未必有後如此昔有世子持金百鎰奉母
母以不義而去之樂羊子得遺金一餅妻以為
汚行而棄之常賢謂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楊震畏四知却故人金十斤彼四賢者或為人
母與為人妻或為人父與為人臣乃世祿而從
事問學宜其名流汗簡如揭陽曜於中天温母
非大豊足者又未嘗讀書乃能為偉丈夫之事
而無古賢媛之長茲不可風世礪教耶

亡妻張宜人散傳

宜人懿行可述者多恐其久而逸也更為散傳言無倫次事無統紀隨心信筆漫然書之以備參考云吾自退歸林下不蓄聲伎有勸以可寄情娛樂者時亦效做康對山之為一遠妓济毒方殷因而沾移於吾以及宜人每撥癢不可忍宜人未嘗出一怨言乃命妓足不復登門固無豪與亦以内無主而此輩不可輕入云 廟災上疏乞休夏相擬 旨如疏濯石門苦爭以為

不止東方才宜留之壯觀班行方不能奪禹湯從之宜人深德石門後石門以事除名宜人屢加嘆惜既又石門訃音至東吾乃倉忙走報行至寢所始悟宜人亡矣因之痛哭而回客或索觀器物可應手取酬荅簡札月無虛日有時急求原簡照之數辭曾無一次錯誤贍少而輕但聞風聲犬吠即蹴女奴起聽早眠常二鼓遲起是平明似此勞生甚何愁家不成此十年前贈內詩也今殆為詩史云有時市酒飲客客有廉

而知之者笑其用多而市費胡不釀黍為之殊不知酒乃婦事無婦則無酒矣蘇東坡赤壁暫遊嘗酒幾何尚且歸而謀諸婦況愚性好客雖風雨之夕客常滿座不市焉於何取給耶遣其弟為吾買妾豐沛瀨行告以多方物色務得麗人使吾心愛愛則可望生育今果得子其有功吾家不細也誌文勤石後乃始有此其為散傳亦以補此為重耳嗚呼宜人治家勤吾獨享其成宅心平天乃奪其算善惡報應錄可信乎

湖東費相國傳

嘉靖乙未湖東費翁再入相之次月偶問吏部員外郎林春曰父居林下與仕路人有如隔世晚進中孰為善文者林曰有任生瀚李生開先文方有名翁曰擬之太白孫山人何如林曰問文以文對若太白則詩人也翁喜即欲見之林即各抄一冊而及門值其兩入 朝竟未一見而奄忽升仙矣職方主事懋賢翁之冢嗣也命予為之傳京官三品上即之傳制也况功德如翁

而國史必詳其事且大臣或有外傳必名位兼隆者為之末學小子而可當斯任哉但生而未見鄙文歿而文以慰之亦情也口雖諾而心不欲歸山後漫不復記其事偶檢敝篋得其兇書及觀遺德錄并無所謂傳者乃茫然自失又負此文債久矣予與翁地相去三千餘里科第隔四十餘年不能悉知前賢事蹟止據錄所云云稍變其辭而為之傳以備一體曰翁諱貴姓宏諱子充字而東湖號也江西鉛山人生有異質幼

即勤學宜其長而擅名老而不衰也授業於子庠掌教方以嘉見重於祭酒丘文莊司業費補菴由問甲而入翰林不數月恭上 太皇太后徽號推恩封其父五峯君為修撰如其官是歲修 憲廟實錄總裁楊文懿倚翁獨重書將成而以疾請歸人皆惜其不暨恩識者稱其善恬退蓋修書事不論前勞臨時 進呈無名者則不得與所謂經筵頭修書尾也疾愈復任當皇太子出學青宮改左春坊左賛善尋以母憂

去任父亦繼卒服將闋特命給驛北上同修
通鑑纂要九年考滿陞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武宗嗣服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預修孝
廟實錄充經筵日講官未幾連陞禮部左右侍
郎于時閹瑾竊柄凌轢士夫莫敢誰何之者翁
獨毅辭不少屈瑾誅変更諸政悉復其舊所增
庚午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試解額議者力欲
裁革翁謂求賢宜廣且試期已逼姑從之可也
人咸服其公且恕云是冬陞禮部尚書得賜

腰玉恭上　康壽太皇太后　慈聖皇太后徽
號　賜白金文綺又　賜麟衣一襲知會試貢
舉諸需奮皆取之宛大二縣而民甚不堪翁議
以各省鄉試羨金轉解充用鑄印局額設大使
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考者
不下數千人請托者居半當事者頗難於處分
翁於食糧二名外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數
亦如之挨次選補度可逾十數年投考及請托
者由是屛跡二事俱著為令　魯府鄒平王當

襲爵爲庶兄奪且數年矣有本辭奏辯翁謂倫序宜改正事下廷臣卒如翁議內閣員缺廷薦首翁奉旨兼文淵閣大學士乃與李西涯楊石齋梁厚齋同心輔政一時號稱得人駙蓄劉齋群盜蜂起四方騷動命將出師指授方略逾年討平之論功廕一子爲錦衣千戶連疏懇辭改授六品文階又復辭免乃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已又賜蟒衣一襲江西盜緝而復叛遣總兵李鉞率邊兵致討鉞病死本兵以劉

暉往代錸暉皆良將嘗平河北諸盜者也錦衣指揮錢寧恃寵欲用其私人陰諷中使屬翁票旨如其請翁執不可以百金飲器求撰誥文又峻拒之寧益懟恚會逆藩宸濠請復護衛以萬金結諸當路咸許之矣疏下翁獨不從曰聞其久蓄異志若與之護衛是藉虎以翼也一不能勝衆濠徑得護衛歸街市有謠云吳王欲反黥能復劉氏雖安錯已死寧使偵卒日夜伺翁門冀得其過失而甘心焉經月竟無可指摘者會同列

有媢嫉而窺其位者陰助窮短長於　上前一
日忽有　旨詰責翁翁引咎求退遂得致仕而
從弟緬修粲亦同就閒舟至清源濠黨縱火行
李悉為煨燼窮亦使人尾其舟至是乃已抵家
閉關掃軌謝客絕交築樓一所名云志樂日課
諸子讀書其中濠欲傾翁乃求素不相能者助
以道里費令其摺撫無干事具奏彭幸菴方掌
院知其姦謀乃駁其奏而罪其人計沮既不得
逞乃嗾里中惡少年焚其室廬毀及墳墓懼而

避地城市又遣群兇攻城翁兄若弟各以一人相將兄竟死焉巡撫孫忠烈請於　朝遣兵齮之免濠及翁及弟來講起兵過之王陽明方以羽檄徵兵信守周朝佐鉛令杜民表率兵應之翁皆為之贊畫且密與陽明議兵機濠平陽明欲以功聞翁力辭之紀功御史謝源伍希儒竟上其事曰當護衛之再請也昌言明沮已發先事之變及逆謀之既成也間道飛書又急趨王之義既而巡按唐龍給事中祝續齊之鸞等皆

連章上薦事下所司未及題覆而 聖天子入
繼大統旬日即降勅起翁而弟亦連茹有累效
忠謀遭讒去國之衰復遣行人趙嶼敦速既至
京加少保照舊入閣供事賜蟒衣三襲玉帶一
束又以平濠功恩賚加厚誥命之燬於火者重
蒙頒給 今上以神聖之資勵精圖治翁以練
達之才極力贊襄蓋千載一時也 上視太學
謁先師以翁侍行 親耕藉田翁在九推之列
三月以恭上 四宮徽號得贈及三代曾祖榮

祖祖應麒并父俱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
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曹氏繼
張氏祖妣周氏妣余氏妻濮氏繼孫氏皆封贈
一品夫人又以翊戴恩廕一子為錦衣指揮使
三疏辭允一品滿三載荷寶鏹羊酒之賜淮揚
大水山東河南旱蝗乃條救荒十事上之俱見
嘉納俾有司施行戶部以各方逋負甚多請自
弘治元年以後如數催徵翁言歲遠人亡自難
卒辦擬自正德元年始太僕馬匹寄養於畿服

郡縣者大為民累而又不足以供武備諸邊之馬歲賦如故因兵部之請擬自今歲解馬及價各十之五由是馬不缺而積有餘漕運輕齎銀餘者舊皆貯京通二倉翁議以外衛軍士終歲勤動竭力以供京軍今脚價有餘自宜分給以蘇其困上皆從之其經國遠猷類如此時大禮未定聖心未安諸公相繼罷去翁雖進吏部尚書改謹身殿大學士而亦懷去志第以國恩未報有所不忍耳委曲調護聖心漸安縉

紳恃之無恐而大禮亦徐以定矣 獻皇帝神
主至自安陸奉 命同惠安伯張偉附馬都尉
鄔景和往迎於定興大同兵叛殺叅將賈鑑都
御史張文錦勢頗洶洶議者欲命將出師大舉
以勦之翁曰变出於激不叛者固多勝之則玉
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為難處
矣莫若徐徐圖之先以兵部侍郎李昆往諭以
觀其變繼以都御史蔡天祐巡撫以安其心又
以都督桂勇捴兵以鎮其地代還舊捴兵江桓

以釋其疑廷議紛紛不一仍進戶部侍郎胡瓚
率京邊軍數千屯駐宣府傳諭勇及天祜即職
首惡一時擒獲將盡而瓚欲稍振軍威飛檄將
有事大同城中大恐又復脅衆圍勇將殺之勇
之童僕死者十數人賴故將某遮勇至其家得
不死衆即願某為帥翁曰莫若姑聽之而因責
其擒賊及　命下果能感奮取脅勇者幾百人
誅之邊城以安　世廟規制翁之區畫為多
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賜白金文綺

鞍馬及宴於禮部時弟寀從子懋中皆為編修
預修史書寀進贊善懋中修撰同賜衣及宴金
帛有差盖一家一時之盛云冬無雪　上親致
禱翁方在告　手札命作告文且遽出視事既
而大雪連日人皆謂　上誠敬格天而翁調燮
之功亦不可誣六年考滿羊酒寶鏹賜如前
御製詠春及四景詩　命翁恭和喜見天顏已
又　賜御製七言古詩一章　上御平臺召對
忽遇大雨命自左順門度文樓歷中左門而入

時以為榮　獻皇帝實錄成加正一品俸兼華
蓋殿大學士白金文綺鞍馬　賜亦如前又
御製律詩一章以酬史勞敘一篤成頌賜諸大
臣翁獨多其一累以疾辭　上皆溫旨慰留疾
再作辭益力　上察其志决特令馳驛還鄉子
懋賢方舉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疏乞歸侍
養疾　上併允之且令疾痊照舊作養皆異數
也既而懋賢侍養數年則又遣之仕曰吾受
國恩莫報未究之志是惟在汝復酌酒以勉其

忠孝翁歸雖久　上常念之不忘乙未夏　手
勅待諭禮部尚書夏言曰宏比復如何言對以
尚健次日　詔起翁復用遣行人王獻芝促之
行可謂迎蒲車於渭水而錫靈杖於漢庭也翁
迎勅稽首曰老臣幸未即死願得終事　明主
遂於六月朔日冒暑發程復先馳疏以聞
上喜荅曰卿可兼程來朕宁候卿見七月抵京
上方齋居即遣中使勞問翁奏對多切於治
理　上復大喜曰卿當獻正閑邪匡朕不逮既

又　召見便殿慰勞有加即日賜銀圖書一文
曰舊輔元臣自是日承　顧問御札稠疊數命
代祀先師孔子　帝社帝稷及時享　主廟
廷又嘗賜遊西苑遍歷新搆別殿每至一所必
駐蹕咨詢拳拳於群臣之進退朝政之得失皆
天下大計又與一二輔臣恊心竭力引用耆舊
光復化機天下欣欣想望太平第以累月積勞
脾疾頓發然猶力疾視事不少怠會大內　啓
祥宮訖工　上告成于　祖考翁捧　主內殿

復陪祭　欽安殿拜賜觀宮後苑蕭暮出自右掖值夜寒循少飲始就榻俄而伏枕長逝時十月十九日也在官實日秪三月餘耳先是司天奏中台折又有星自文昌流入閣道化為白氣翁問寮友主何徵友曰文獻通考言當在將相翁默然不應是豈偶然哉方期效忠以資啓沃之益曾弗告病遽還造化之身人徒羨翁趋天子之召而不知其志主於行道人徒惜翁秉帝鄉之雲而不知其國爾而忘家訃聞　上𤺋

傷之輟御朝一日乃命徹懸乃遣舘事給温明之器頒羽葆之儀　贈太保禮部以文昭文憲二謚上請　欽點文憲工部營葬兵部給舟仍差官護其喪還翁孝弟端直弘雅公清其天性也乃又充養有素真不愧於孔孟之徒而又何論乎管蕭之亞也居常以祿不逮養為恨遇二親生忌輒悲慟不勝處衆弟友愛如賓而完弟則教之早應鄉薦得列官階遇姻戚禮意勤厚不以齒爵加人衣自命服外紬綺罕御然里巷歆

慕之者以為錦簇宮袍巧出天孫之織光横寶
帶神輸海若之藏然豈翁志所存哉先代諸墓
舊以族人分掌而各遞主之間有貧莫克舉者
翁為出田輸其入每歲合族而祭以其餘贍族
之貧者世業農歲歉輒減租或逋負即焚其券
至濟寧見旅櫬在舟遭覆溺者厚資之以裨其
歸即其細可以占其巨矣少喜續文晚乃謝却
惟靜養以觀化元所著自慚漫錄若干卷藏於
家翁雖早蹬清華而不輕棄寒賤執史筆而事

編摩是非不爽秉文衡以司去取藻鑑惟精代言譎綸綍之文而輔政和鹽梅之略高奇勳於麟閣洽流譽於龜沙嘗深取李文正之言內閣機務重地事至四面俱當照管不可任意圖目前麟經嚴外交之制可語翁始義易列包荒之交可語翁終生而童卒知名發而士民失望通考之十六而舉於鄉二十而仕於朝四十而官居次相五十而位極人臣一登甲第三宣相麻歷事四 朝周流五紀秉政九年壽臨七十同

考禮闈者二主應天鄉試者一　廷試讀卷者
四門生半海內一經指授率有時名　諭祭者
九壇四世舉於鄉者三人進士三人及第二人
尚書二人翁亦在其中總計鄉舉則八人矣凡
在臧獲者尚書等秩不可勝計成化甲辰正月
翁會試北上道出呂梁時伯父復菴君以都水
主事在彼帶洪臨別語之曰若會試不第幸勿
南歸宜即入北監明年代還翁首訊之曰伯父
何以逆知宋之不第而必令北監耶曰此汝患

到之兆也盖吾嘗夢汝入監云所得班簽乃保相彭公故物也彭嘗由北監狀元及第矣汝當勉力至丁未果以狀元及第夫復菴君直以狀元望之已耳豈知同為首相同卒京師同謚文憲一夢而終身畢驗焉功名富貴不有前定哉

東谷張先生傳

嘉靖丁未送馬安人塟至東谷先生墓所見鄉人集紙旛遠迓足知俗厚而德可感人墓在長白山下不惟草萊荒穢而且家事蕭條為清白

吏乃至此極乎晉胡威清畏人不知父質清畏
人知先生清名滿天下無心於人知雖欲人不
知不可得矣有名昇者九世祖也任章丘與魯
官遂家焉述善其曾祖名傑名題者則其祖與
父也俱任陰陽訓術母翟氏以成化辛卯仲冬
生先生先生生有至性不苟同於人嗜酒似乎
踈脫為文則極切實又能明理達意不徒傍經
貼註而已父魯為上司委用領兵勦土寇遯避
将加罪先生考其文可進意猶不釋取其總課

更佳怨之而罷其父之訓術父自以而世相傳
一旦失去獨居慨嘆不能已先生恐其憂鬱致
疾思以笑語寬解之乃自外入門問曰聞天鼓
有聲否父曰不聞也何以有天鼓聲先生曰爲
落大人官星故有此異耳父乃大笑是亦老萊
子之意也從遊於鄉平表兄耿尚忠乃風流無
忌憚人也善解書而師範不嚴群弟子多狎侮
之者四書講義有名斧鉞者恃之以爲傳習之
資先生以計取之從而輟講席者旬餘復潛送

選門又開講如故但有問即對耿止驚訝人心義理偶同而不料竊其書熟玩之矣賈南塢為祭酒說詩書依憑元集說及耕野管窺國子生有抵其親暗出之者後遂罷詩書既入復如前猶夫耿之故事云弘治戊午耿中鄉舉留先生次觀且門人伏事左右不知其已同中矣將赴宴着衣隨其後耿乃止之只在客寓等候先生笑口不能中魁元乃榜末亦不能掛名耶益耿中第二而先生名在六十一至乙丑舉進士而

耿竟不能舉初次會試前二場文極如意臨三場取暖觀之箱中得妓者贈鞋遂哭而東歸卷有美批圈點查無三場置之後以舉人在仕途不亨通豈非造化者陰有以罰之歟東谷觀政户部借工部差爲太原尚書周經營葬朱姓者惡其挾詐不與神路識道百計吸賺不可得或啗以鄉紳則應以常漆黃袱數十好進本人家非有德行者豈敢作鄉老與庸先生竟以正言兼巧說使之從周喜而嘆且服曰誰知竟成其事者

顧在醉酒人耶正德初授𨾏鹿知縣人咸服其
或不勝任否則視民猶子而處事如家又出以
簡易本以勤誠[illegible]大得民心不免有拂上意頑
德太守屢欲責之頑二守力救免尋丁外艱服
滿補任任丘縣值霸州盜起歲更不登乃脩城
蓄兵[illegible]積儲鐵作甲整飭四境恃以無虞未上
任先往阜城守城在丘士夫以書速其來曰不
顧本縣而乃為鄰縣代守何也來無幾而阜破
矣殘破者多不止一阜城而已賊首劉六劉七

聚衆野寺距縣二十里計日來攻城中大懼密
遣一小卒假稱獻瓜聲言大水泛漲幾漂瓜又
探者亦言有水决意棄城徑奔東北寺僧在傍
佯作聽狀閉呼則驚惶口稱悮了爺茶問別有
聞否則云不知亦一善逃生智僧也秀才有與
齊彥名素相識者并衆首領宿於其村飲間聲
說實將薄城因水而止秀才告以張乃請官來
有何益賊言官清而一縣皆清耶子女財帛惟
吾所取耳賊退半日水消亦天幸也非善政有

以感致之耶序菴李學士後有謝詩云昔年相與駐孤城豺虎縱横近帝京洛下書生曾献策関中令尹解談兵時平上國仍同醉秋盡西郊復送行黃瘦一童擁一騎雙流應照使君清以樊駙馬多收田租朴其舍人遂誣奏將繫逮即有長老千人保辯得釋作首率衆者乃都御史邉慮叔名仁素有義氣者也官柳為居民折取將盡王侍郎讓其不為之主先生告以先仁民而後愛物窮民斫木作薪採葉充食磨沫调湯

以救目前之急何可禁之因上救災四策多見之行兵荒之餘恐人廢學多市書冊散之諸生又貧補社學擇師擇民間子弟教讀其中縣乃南北通衢士夫使客往來絡繹不絕以區處有法供給從儉吏得着役民得安生不然鎖吏逐民雖鷄犬亦不寧失素仰羅圭峯文行高出一世因其經過拜以爲師御史至縣有失遠迎被呵叱先生不以爲意但云老大人此行廵按耶廵鹽耶印馬清軍耶御史怒曰獨不見吾須行

紀功牌面耶先生因問賊去此幾何御史云約有七百里先生曰若是七百里買功賣功者何以知之誤殺平人者何以知之莫非有千里目耶不自責去賊之遠乃責我奉迎之近御史更大怒顧問左右此知縣有心風疾耶先生徐應以非心疾乃心直耳行三坐五乃廩給未完數時巳支一日者遂退出二升不食而行先生亦止送出郊外即告廻御史方欲搜索其隱細或提問或參劾乃以倒用印信被繫不數日復廻

先生乃接至交界跪於路旁又製綿衣造冥食懇告官校親自餽送及御史得釋遍告臺中云不圖今日乃有古人如張某者訟詞顧和解若聽吏民但涉贓私雖至〻亦必重罪之兩任四年片紙不罰一錢不取衣惟粗布食惟脫粟妻子俱不能堪只在家力田無隨任者鄉里近而多有至其治者臨行所贈不足以為路費歸家不惟無怨言反盛稱其廉德及百姓歡歌不輟於口薦疏稱其廉介者獨多行取未至陞戶部

乇事餉軍遼陽封還羨金於官既而監兌臨清
権舟九江百事盡善一毫不染而在九江尤偉
觀府誌及入名宦祠可知其政矣貲實滿前視
若土苴自然之清鮮有及之者此固誌中要語
也李崆峒時方緣事對客輒笑憑兵備俗不可
言張戶部不惟操守清而氣味亦清嗣後再加
之學問則全人矣舉人陳守仁上詩亦得其真
人道公心清似水我言水不似公心水流萬折
終假物萬折公心物不侵未滿晉告廻部繼者

黃姓托同鄉內閣得此委竟以貪敗丙子三年
考稱階承德郎贈父如其官母封太安人妻封
安人妻乃訓導馬諒女有賢德諒以文學德行
重於鄉人歿今年遠往往有稱述之者考滿未
久越員外郎徑陞本部郎中宣府總督糧儲蓋
以邊地險苦又量才授任有此不次之擢耳南
部有無員外者歷主事俸久亦自陞郎中如南
大理無少卿寺丞亦以資深而陞僉都御史非
此二者而陞郎中及北寺丞陞僉都皆非立法

原意也先生知邊境錢糧久被中官侵漁托疾
辭行户科叅其性偏執一情惟在酒操守雖有
可觀應變非其所長對品調外為汝寧府通判
繼而兩郎中一則以錢糧不明監追一則為
武宗狩宣府得罪江彬已陞衢州知府召還不
得朝見罷歸由是觀之先生之托而得逃真有
先見哉在汝三月棄官歸止持葛布數端道經
同年熊過家悉以留贈其子適有陞擞到府乃
都察院經歷同知張經吹太守馮志中逃返其

徽先生在任丘最得人心為閔侍郎不協張氏
兄弟意以至有此先生聞之恬不為動但云久
無仕宦心彼雖捧檄至吾章亦必不往也嘉靖
改元詔求遺佚臨邑給事中李錫首以先生應
詔薦其才智可用雖善飲如劉伶而清節如陶
潛先生與同鄉未嘗接盃酒之歡以見出於至公
奉 欽命徵取適居太安人喪免喪巡撫王堯
封繼薦之吏部復行文催促上道久而不至丙
戌陞河東都轉運鹽使司同知毋在尚未欲出

今毋亡決不出矣遂就東村為終焉計將在墓西山水秀麗往則徒步雖驢亦不騎嘗二屨於橋邊鋪舍內去則著之廻則易靴入城城門因盜警以繩鎖鑰之止留尺餘通往來先生不待守門者啓解將鑽而入嘗有止之者又有識之者曰其得意處正在乎此嘗携數門人將遊其村出城見路側有賣瓜六七枚者欲買以解渴賣者索價太多門人中有言瓜蕭甚鮮非省城來必摘自貴園者園土極躁又有廬遮風而山

不礙日省城止責一次而此已堪用矣先生曰當以君子之心待人揚其貌非盜瓜者況衣不藍縷又非貧不得已及抵村門人指其瓜蔓滴水痕正如其數乃笑曰汝聰穎能料事然吾不失為忠厚有人食其瓜果者見即潛廻恐食者生媿但陰雨披簑頂笠荷鋤執鞭者滿書屋不惟不斥遣且與之雜坐談農事素長於發明經傳以其所長并幼而有得於耿師者授徒多所成就如進士袁軒冕舉人陳德安其表表者也

乙未七月病洩泄至十月初三日極力起坐呼酒命酌畢丞索陶詩周子通書置懷中昏仆而瞑壽六十五貧不能殮殮不能塟任丘人聞之賻之百金又軒冕適自官中來遂得舉大事兼綱紀其家事四子長志仁先先生卒次利仁庠生次守仁又次欲仁亦庠生女一適庠生韓伯金亦先卒五孫子六孫女向在監胄日友有以公罪刑曹提問者願附名其內朝夕相與且有酒可得長醉數日後閟而思出獄吏止之曰非

得題本不可先生大叫無罪人何苦相拘遂題
詩壁間云也知縲絏非其罪未審何人子妻之
字畫麤拙墨跡淋漓見者咸目以狂人使酒雖
不至罵座人皆避之獨畏張文裕以其剛方能
面折人是非所在著能名累官巡撫都御史嘗
謂予曰渠雖相畏令其稍退則已如其酗酒不
顧亦將如之何值其醉時監友每招而遂之率
十招而一二往也予初第進士出使過家相會
於龍谿喬僉事處先生曰君為新郎人所敬重

喬許史記漢書文選三書恡不即與卑一言遽之喬閧而笑應之曰非恡也疾固也嘗欲一見或有事商量則不可得或無事懶接客則日不離門以書作質欲其招之即來也先生曰若是貽我三書東西南北惟命所之東則朝鮮西則流沙南則交趾北止居庸關一生惟畏宣府耳其善戲多類此先生外若和易而中有執持貌似遲鈍而心實機變才力足以有為而不輕宣露富貴不能無意而不為苟得自以為畢竟一

世而真情終有不可掩者人皆惜其一蹶弗起
而不知其三徵不就也人止羨其一廉如水而
不知其剖决如流也先生諱茂蘭字德馨別號
東谷邑人稱東谷先生而四方則直稱其名曰
清官張某云身後子孫貧而衣食缺還諸途有
如丐者善人或因是灰心但一徵終一振縱不
即振然已享美名而入鄉賢矣若夫以貪敗者
何止九江鈔關一黃彼謂人不當為善誣人者
也謂天道無知誣天者也傳終畧及於此以告

世之人𤋮示先生子孫且自安貧旋時云耳

袁西溪傳

袁西溪者風致詩酒人也諱公冕字伯瞻號曰西溪自其祖之孫由北冀東遷世為章丘人章以衣冠文物先諸邑歲多鄉薦士而進士科亦不乏人以攻時文得力如此西溪獨倡古文辭流輩翕然嚮風文辭亦非其獨能蓋本之家學孕蟾翁云翁即西溪父諱弼舉進士任刑部員外郎外謫仕止慶陽府同知有文名能識士於

未遇如李崆峒夢陽及同邑夏西埠廷芝是已母張氏元名臣斯立後也西溪生有異質長有殊才揮灑詩書摩弄筆硯以其所長著漢唐論斷嶲餘言長老奇之願折行輩與交讀書撮其精華吐為文章踔厲風發不蹈故常酒所酷好詩則其尤長也醉必抗聲高歌醒復放盃雄飲氣魄凌鴐一世人有病其狂者惟識者曰胷中有物宜其眼底無人也其舉於鄉年方弱冠會試禮部名士咸拱手推讓及牓出獨遺衆論譁

然尚有待也豈料竟無一第之分哉其言談類
任象與佃相貌類馬敬臣鄉任嘗聞其善談欲
見之馬為會試房考官卷在取列批其詩義與
如賦體主考堅不肯取後乃自悔何以為此批
况貌相類而文更清勁耶大端雜作之功多而時
文之力少又酒妨事奪只恃穎性取功名命稍
不遂因而終身不録耳弘治甲子鄉試其同年
穆伯潛孔暉中第一名柴元功世需第二王陽
明嘗並稱之一因純熟舉進士而官翰林一因

肇路漸生由舉人歷司務而為員外郎較之西溪所得為多當時若非偏好雜作二君成就豈在伯潛下哉然其自視亦不在人下特其所作無殊古人紫作不多見見者俱罷官後賣文養身之資而已裒集止南行近稿西溪二稿餘皆散亂無為之編選者予雖有意索三稿亦不全矣正德初年閹瑾聞其名欲致之門下教其姪輩遂力辭之雖賈禍不恤同邑貢士于翰辭不得免然一毫不相干預求者積金滿前不顧也

瑾誅查其片紙隻字俱無公論以是高之于儒貌直心守節逯經生妻則其女也選次父喻乃以嘉靖癸未除授汝寧府捕盜通判僉謂處非其地西溪喜曰正其所宜前居是任者率舞文破律教賊妄攀窩主以鉗富室規大利有時行部百姓驚懼或竄故輒至則詰盜安民外無餘事張希者大俠也嘗殺人賄上下求解脫乃械致于庭一訊伏辜斃賊酋張佐於獄既而聞他盜有欲劫獄者人服其智境內自是有春耕而

無夜警矣董僉事以同年而不甚扶植翟青石因同鄉而亟口稱獎郡僚有犯公議者最以官箴寮雖陽善而陰實啣之設譎辭間於臺察西溪義不與直拂衣浩然而歸止携葛數端猶夫東谷東谷貽同年之子此則折還償主城西七八里故業在焉溪水環流清可鑒毛髪園中除荒穢結亭臺有疇可稼有畦可蔬而又有浦可蓮誦讀吟詠其中自謂吾痼已深雖和扁復生安能浣泉石之腸而砭煙霞之懷耶曾納一權

氏妾父乃在京猾辣人也恐為官累遣之後乃作二小詞一追憶一代荅酒中向予誦焉醒後笑謂予曰夜來曾以拙作獻醜否予假應以未也至喬龍谿家見几上有一紙取視之則其詞也茫然自失此吾隱細之作避人知者何以在此龍谿荅以適間李生口述而侍者手書之耳西溪嘆羨以為只一適輙能記之發身何難之有此西溪初致仕而予為秀才時事也詞乃憶秦娥愁漠漠春城過雨東風惡東風惡杜鵑來

怨杏花零落桃源應悔當時錯秦樓更覺新來瘦新來瘦不堪重醒斷腸天末愁脉脉隣鷄三唱東方白東方白斷雲行雨杳無蹤跡鏡鸞怕照離人色被鴛空拭嬌啼漬嬌啼漬不堪重醒一番蕭索擬之周美成秦少游黃山谷諸詞客可多讓哉論者以吾章有三俊謂東谷能官龍谿能文而西溪能詩也由是觀之不止能詩矣一日予在門外與客立談畢升堂見君與東谷嘲戲死必惡疾務求方書所不及載者以相勝

予笑謂之曰戲太甚和而流矣何不曰壽滿百或數百而顧以不堪聞者汚人耳耶二君當各享遐齡若其終來疾病固能預知之因指東谷必是洩泄而西溪則關格衆問何以知之一好飲涼一好飲熱耳東谷既已如所道料君後食飲漸覺艱澁猶不知戒除夕夢有告之者急絕酒尚可活否則無救矣次日拜賀元旦縣大夫留飲晚歸索酸湯解渴自是勺水粒米難下水入咽喉令人附耳聽之𪐴𪐴微有聲因熱酒乾

溢血路噤噎吐逆皆一症也歲前嘗謂相知者曰夢中得句有云何處飛來玉一痕得非婦輩素粧兆耶又云白頭憐老子鞍馬逐東風明春吾其死矣至期果不起寔丁酉二月二十五日也予言已兩有左驗而兩夢更有奇驗矣父寓慶陽日將遣之從學於崆峒業已許之以事撓未往崆峒在汴有人傳其十月見菊詩驚訝悔內亦有能詩如此者及問知出西溪手崆峒以為無怪其然此嘗遊吾門者宜其類吾九日無

菊詩也門實未嘗遊從旁竊取則有之矣吾年半百還加五一病奄然力不支造物何心容有此平生多難更于誰冠裳苦憶諸公會文字空留後代思最是西溪舊遊地春來花鳥漫相期此其絕筆之作與崆峒病甚貽親友詩大相類九泉有知亦必以曾遊其門為幸也配李氏同邑人繼匹劉氏壽光副使璧女弟崇冕冕善詞端冕善書軒冕舉進士知河間府連枝競秀人以為難況一家進士者二而鄉舉者六尤為人所

目矚而心慕一　子六女身後女盛而子殤生前官屈而名昌有文足可傳世雖壽年未登六十亦可謂之遠而且長矣

涇野呂亞卿傳

真醇道學在關中可繼張橫渠者涇野一人而已在我　朝可繼薛文清者亦涇野一人而已涇野姓呂諱柟字大棟既而改字仲木西安之高陵人也居涇水之陽四方學者共稱為涇野先生系出呂望後宋有呂世昌者始家高陵祖

彬卿塋曰壙中有聲如雷卜者以為當顯於六世彬卿生八八生與與生貴貴生鑑鑑生溥溥配宋氏生先生果符卜言先生資性頴悟始就傳於周尚禮習㓜儀郎中高選見而奇之曰此子他日必成大器不但以科第先人提學東田馬中錫異其文收入縣學尚未總丱即有志聖賢之學危坐朗誦矮屋中雖祁寒酷暑不踰戶限年十四應試臨潼貧不能僦館投宿於新豐空舍內夜夢老人自驪山下謂曰爾其勵學後

當大魁天下明日試補廩生母宋卒哀毀骨立既祥受尚書於高嶽諭傳孫行人昂既又遠從渭南薛思菴充然有得相繼督學若楊遂菴王虎谷屢試首多士拔入正學書院授以所學而聞見益博嘗夢程明道呂東萊親為指授而義理愈精于時有熊李二參政聞其賢欵延為塾師先生以禮無往數辭之乃遣其子就學於蕭寺未發聞父疾走還二公用驛馬追送弗受疾平移居於雲槐精舍從遊者日衆不但參政二

子而已辛酉年甫二十三中鄉試前名刻其文
明年下第卒業成均學士濬馬伯循秦世觀楡
次冠子惇安陽張仲脩崔倬兒林縣馬敬臣繼
舉業而講理學久之德業進脩踐履篤實蓋有
悅而不已之人不及知者時或與他友習古冠婚
士相見禮　孝廟賓天衆在順天府哭臨惟具
襪耳先生則涕淚交下遍國異而譁之弗恤也
孫行人殁為之服衰拜送吊客戊辰會試以治
書中第六名據卷當居第一主考欲取一易卷

本房力爭不可得主者以為此劉卷正也拆卷
乃邵端峯銳劉後佐寧藩謀叛自縊死王陽明
以文祭之曰毋死不楚矣及干戈一念之錯乃
至如此君臣之義吾固不能肴子之身朋友之
義吾猶得以楚子之毋特著其事以見世之取
士者勿徒狗歷譽而有玷科目云廷試讀卷官
見其筆畫端楷策冐仁孝字正合題旨遂以首
卷進呈　武皇御覽嘉賞遂賜狀元及第康對
山為會試同考批其卷云卷雖佳惜力微不能

首薦子然孚國已魁天下矣自鄉試至是僅八年已有成帙詩文集其春陰發霜等作不亞名詩而子畏於匡傳暮高古雖王渼陂補周語李崆峒擬趙高答李斯書無以踰也入為翰林院脩撰經筵試攝史局其職也進講弼格心之誠考校號得人之盛而編摩秉筆之公受祿祀先祝稱其之子其聞者羨其知禮父母書至對使拜受退而跪讀其他親友有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期功喪必為位哭奠凡饋遺非禮一毫不

受逆瑾擅權竊政附麗之者驟遷顯秩先生雖同鄉獨不出其門且却其賀禮瑾已不堪又因西夏搆亂上疏請　上入宮親政事則禍患潜消內外臣工可常保富貴瑾更惡其直欲殺之先生遂與何栢齋相繼引疾去何亦骨鯁當時所不能容者遣官校尾其後俱不得其過至半途返先生抵家數月瑾誅刑及大冢宰遺累陝之縉紳幾盡人於是服其智杜門謝客力田養親若將終身焉或因小失責次子梓先生曉

而顧同受責父怒旋解科道薦剡交上而王廷相尤剴切拄拒宦寺已見卓識偉節年來學術淵閎操持嚴毅正宜 召擢大用以眷人心乃起供舊職勸 上勤學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臺圉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 太祖一舉而取之可爲深戒或曰元主云云傷於太直先生曰昔賈山借秦爲喻文帝尚能用之別主上明聖遠過漢文而吾獨不能爲賈山乎疏上 嘉納以乾清宮災覃恩封其父爲翰林

修撰承德郎母及繼母侯氏配李氏生封殁贈俱為安人後應詔陳言六事其違去義子番僧取廻鎮守太監尤為人所不敢言言雖中寢聞者憚之仍以仕非其時求退途遇秋旱禾槁白諸當路薄其征王虎谷為都御史額舉先生相代父病侍湯藥夜帶不解晝發無聲及其卒也痛哭嘔血將合葬母氏失其一指先生籲天號痛若不欲生尋復得之土壤忽太雨如注跣擗踊踣泥渾中道路環視至有泣下者塋畢廬於

中門外哭猶旦夕不輟自成服奠瘞遷柩題主以及卒哭三虞兼大小祥至於脫禫斟酌損益各有儀注楊東江塋其父母及予塋母踵其遺意行之鎮守太監廖鑾賻以金幣立却之客有託交遊以三百金求書者先生峻拒之曰人心有如青天白日奈何以禽獸相視也客慚而退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絺熊相皆建薦其不當久在家居適今　聖天子入繼大統首召先生遂幡然有用世之志次年壬午改元嘉靖與脩

武廟實録　上御經筵先生輪當進講是日値
仁祖淳皇后忌辰因口奏宜着襂淡之服罷酒
饌之賜朝論韙之疏勸尋溫聖學以爲新政之
助其畧曰學貴力行而知要帝王之學與常布
不同須克己愼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
志太平之業可不難致大禮議與意見與時不
合復以十三事自陳議者謂爲大臣宰執之職
不宜引爲己責因繫獄尋謫解州州判會知州
缺元叙卒遂攝州事於是恤煢獨減丁役勸農

桑縈隄以護塭池開渠以與水利載諸署解文移者可考也巳又聚耆民鄉長講讀教民牓文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祭孝弟節義者標題其門求子夏後訓諸學宫建司馬温公祠正首陽夷齊墓訂雲長閔公集奉迎其母孝養以為百姓先鄉近及遠方學者日衆初御史杲為闢觧梁書院以居之擇民間俊秀子弟習小學之節歌豳南之詩民俗士習翕然改觀庶幾乎有陶唐遺風矣居三年御史盧煥等累薦稱其為

王佐之才迥出漢唐之上陞任南宗人府經歷士民無慮千數哭送至於河干先生既渡河猶聞哭聲琅琅乃口占一絕云試聽黃河東岸哭爲官何必要封侯去後州人感德不忘爲之立碑以紀其實塑像以慰其思連陞吏部考功司郎中尚寶寺卿政務簡省得以閉門讀書兼設教鷄峯之下吳楚閩越士從之者日有百餘人時張相國應詔起用道經南都有醵禮爲賀者先生託以官卑俸薄拒之通政王姓張之甥也

轉北癸酒通國送之江上先生獨不往張衡之發棄機罷其官乃以疾在告不得遂其私考績北上至真定得陞南太常少卿報還往時太常會飲皆役樂籍吏有雜差先生悉與寬免禁革道士俗粧每月朔望令演樂二次　太廟災乃罷黜以荅天戒不允自庚寅至甲午在南都五六年五六年間豈不三四轉乎然而皆散地也乙未始入而為北癸酒監中教典士氣踈弛不振久矣遂以道範師模嚴自表立敦禮讓勤講

習棄去一切煩文一二貴游子弟稍不率教者即繩之以法而乞差爭撥之風頓息有以敷教在寬規先生者先生曰寬非縱肆之謂乃日刲月劘以要其成而不責效於旦暮之間然曰敬敷則又不可不謂之嚴矣古稱師嚴而道尊道尊而民敬意正在此今世人才漸不如古豈古今人真不相及哉內則殢酒外則棄學率多因循姑息而不知人才日流也先生立教雖嚴然皆本躬行以率之正心脩身為本忠君孝親為

先每季試諸生必刻其文之優者以示式有德
行著稱者則揭之榜仍早撤其歷以示勸病者
問而醫之死者賻而歸之間取儀禮及爲詩樂
圖譜分日講解蓋禮以立之而樂以和之也禮
讓之俗絃歌之聲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又
言之吏部謫一監丞而兩廳六堂諸屬罔不清
慎者不但教及諸生雖歷事監生觀政進士向
學中官亦從而質疑問難奏減歷日以通淹滯
申飭監規五事請之 上皆報可識者以爲自

采吳李章四祭酒外鮮見其比陞禮部右侍郎
仍在於南自言眉淡不久近君其實心直不能
隨世耳同諸公卿謁　孝陵與將着緋先生曰
望墓生哀只宜青衣角帶　皇太子生蒙恩陞
通議大夫祖父俱贈禮部侍郎魏劉二祖母生
繼二母及其配俱封贈淑人曆次子昀為國子
生署吏部事薦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
寅長走簡欽祭振故相乃以黨姦拒之且云一
變而為正人有何不可其亢直敢言有如此長

又榜暴夏相之罪先生以為鬨之於 朝可也私示路人其可乎亟勸收其榜及夏問霍事應以大臣當以客人為度故夏疑先生黨霍霍亦疑先生黨夏後霍卒夏誅先生之心竟莫之白上將躬視承天 顯陵累疏勸止俱留中未出捧表賀 萬壽節道出河南見餓莩相枕藉語所在賑宜墐之朝賀禮畢尚未陛辭值天變乞得致仕歸事侯淑人敬養備至不殊生母侯病頭風怯寒親製女褥乃安歲饑則以俸餘賙其

族人事叔傳如父姊適劉家貧常分財濟之痛
米外祖無嗣每展墓涕不止從舅宋瑾流同
州務尋訪還其鄉俟卒哀毀亦不殊生母未及
塟以壬寅六月左臂癰發坐卧北泉精舍至七
月一日卒山斗失韓而洙泗無魯矣生則成化
己亥四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四塟則甲辰七
月二十四日邑城艮隅卒日有雷火日食之變
及夕有大星隕於華陰見者嗟異之曰吾鄉哲
人其當之矣哲人孰有如先生者哉吊者以千

討高陵人為之罷市者三日觧裾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奠位持心喪訃聞　上為輟朝一日賜諭祭命有司營壙事未得贈官加謚反出端峯邵太僕之下識者不無憾於禮官云日後從祀孔廟雖不敢預必然提學謝少南郡守李文昇巳請之撫按祀之正學書院矣其致政而西也人皆望其復起其厭世而歸也人皆惜其不能復生千人之知不勝數人之擠無口鑠金雖百身願贖何益哉先生頭顱圓濶體貌豐隆海

口童顏輪耳方面兩目炯炯有神鬚雖整秀惜不多耳配李氏與籍崇先女與先生匹德咸休事詳三石喬世寧墓文中長子田由舉人任汝寧府通判娶桑繼劉次子昀歷任右府都事娶張繼王孫男田出者名師皐昀出者名師伊一孫女亦昀出也先生雖官三品履任逾三十餘年壓止圖書室無媵妾家無長物平生不以私事干人亦不受人私干門人相守數十年者未嘗見有偷語惰容乃家之孝子鄉之善人國之

忠臣而天下之先覺天民也自來以狀元及第不媿科名者宋有王曾宋庠為名宰相馮京為名執政而文山忠義尤烈我 朝黃觀之死節羅倫之抗疏康海之豪邁其與先生皆彰著在人耳目者也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有劾甘泉之學者則曰 聖君在上賢臣在下豈可使明時有偽學之禁之風有問朱陸之學者則曰初時同法堯舜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

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先生雖講學應文無處日但非其人亦不願接九卿請李序菴祭文同條渙蔡壚藺墓志俱不之許先生上可庶幾乎周之精程之正邵之大朱之著述不但横渠近可顯乎吳康齋胡居仁陳白沙之長柳又不但文清且古今經生史臣騷卿墨客才子術士詩伯文人豈必哉然或華而不實是而不真其圓靈雖足以洞悉命之原而檢迪之功或畧於微隱其警辯雖足以聳來遊之慕而持循之

業或蕩於高虛其流至於假借延緣而標本殊觀德教爲二者容有之矣先生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足以闡經翼聖紹往開來乃仁義之精華而孔顏之道脉也其教人也隨問而答其用人也因材而授嘗云學先其所短用先其所長是以海內士溫恭者得先生之讓方正者得先生之剛縝密者得先生之

慎清介者得先生之廉慈惠者得先生之仁堅毅者得先生之節誠篤者得先生之忠警惕者得先生之勤而善文事不足言矣使其得職銓衡掌絲綸其所施設詎止此哉世之不知先生者但以爲長於文而議禮者猶以偏於古文譏之高麗使臣亦歎乞其文傳示外國且文果奚從而生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文言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于四肢發于事業美之至也至美者旣在其中故至文者

自違之外而孟子論氣有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稱大丈夫也亦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趙岐釋之曰淫者亂其心也移者易其行也屈者挫其志也心也行與志也皆美之所在也能無所淫移及屈然後可以謂之直養而無害矣先生守堅力決心定神閒視順逆常變如一又鍾以閩中風氣渾厚雄偉剛毅奮強而直氣將塞乎天地富貴焉得而淫之貧賤威武焉得而移且屈之乎予之

繼娶其祖母吕氏乃先生近泒流寓齊東舉族
往來甚厚都事君屢以書屬予删定其集取其
有關要者止留數册簡便可傳又將作一文詳
述先生事蹟集散畧而事散多顧其集三十六
卷一時不能卒辦先為之作一傳以副其意先
生知予以玉溪陂馬谿田康對山三公之薦在
京師忘年與交別後音問不絕其贈予中麓說
及簡札集中乃不載何也其為予碑扁大書真
得古法先生已有名公狀志似不待鄙人矣因

竊據之亦惟據其關要重為一傳文不佳而事可傳也脉泉李方伯存日嘗趣其成即當各録一通一寄都事君一焚脉泉墓上云

谿田馬光禄傳

谿田馬先生歿也趙君状其行楊司馬喬憲長為之志且表之矣獨未有傳生前每有書來借書勉予以學業兼有身後文之托傳非予為之而更可屬之誰昔予使徐將行先生置酒作餞以李愚谷相陪李既有事於下櫪廳而先生方

在官寺未廻予則至其寓雖主人不在畧啜茶啖果留一謝簡出門即為同鄉于工部留飲先生復遣人邀致不可得次日問予夜來會何客乃應以亦是餞予先生悵然如失走一吏追送至三忠祠是後不復會談惟有代候及坐憶而已近為滋野作傳見者以為太長此則縮而短之惟無遺其生平大節斯可矣先生馬姓理其名而伯循谿田則其字與號也陝西三原縣人父江隱居教授歿贈中大夫光祿寺卿祖母毋

妻皆贈淑人先生幼即敏慧馴雅長而嚴重端
嚴老而練達和易望之如山嶽之聳就之如
春風之煦物自開卷讀書即輕舉子業不屑為
而勵志聖賢之學從庠生番鳴授易無遇番拱
立道傍待其過而後行士人知尊重師道是自
先生始會端毅公致仕子康僖以進士侍養有
餘力設教聚徒先生即造其門得盡覽王氏家
藏書又因王氏父子得習聞 朝家故典及儒
先性理奧旨不徒虛事口耳真能體驗於身心

遯菴楊提學每試奇其文稱為天下士年二十五以春秋魁鄉試四十一始以毛詩魁南宮其孟義已選入古文中對策 大廷力陳真德秀衍義之岐坐此不獲及第猶不失為二甲第二名即以舉進士之甲戌年授吏部稽勳司主事尋調文選謝病歸薦起考功送母歸嘉靖甲申復薦起歷遷員外郎考功郎中南通政又謝病歸復薦起光祿寺卿甫一年即又謝病歸歸十年仍復薦起南光祿無何又以引年致仕歸五

仕五巳在　朝不數年退處恒數十年古稱難進易退先生眞其人哉居嘗自念曰身可絀道不可絀行可之仕惟孔子能之下此若守經可也友有稱其燮道重於燮官識者以為確論安南貢使至京謂部郎黃濬曰遠聞馬道學名願一見之今不在仕列何也黃云志高尚不欲官朝廷非有所薄之也使者嘉嘆去高麗使又嘗執奏狀馬主事為　聖朝第一人才宜加厚遇仍乞頒賜所為文使其國人作矜式又馬理文

章景明詩等語亦傳聞外國在吏部而上書諫
止　武皇巡遊　廷杖幾死嘉靖初服率同官
伏　闕諫大禮亦杖於　廷　上意諒其無它
竟不深罪復其職提學副使魏校蕭鳴鳳唐龍
執政惡而欲去之先生昌言三者皆人傑也如
欲去之請先去理以為之倡閣瑾奸黨有莊襗
者曾首開查盤以禍天下乃百計夤緣欲復其
官先生執不肯從復奏請事下本部看了來說
允如此　旨意限在五日內先生既不查行亦

不題覆束閣月餘廖冢宰曰此余故人在南兵部日嘗許之試爲全其信如何會楊内閣亦言之甚力先生竟寢其事考察京官風裁愈厲嘗云搏獸先搏虎擒賊先擒王有附勢三人首黜之其餘不職者亦鮮漏網雖翰林清貴亦去數人在通政司本狀赴訴有父訟子妻訟夫者以善言導諭之遂感泣而罷凡解送物料率先關節中貴以致留難先生悉與釐革驗訖即收之而侵漁乾沒之患由之獲免此則在光禄時事

也先生官不久任又不當重任其政績可考見者雖止於此然海内知治心之學　朝中有因心之治其陰相默助亦已多矣初居嵯峨精舍晚隱商山書院四方學徒從者日衆每令久而有得者轉相授受初至者必先令靜坐許時始與之言蓋曰預養受教之地云其爲教既非信耳塗目又非掩耳閉目以窮理主敬爲本讀書作文爲末乃養身之菽粟而療病之藥石也隨材成就有受而無拒或縉紳過訪則與之談時

務遇村叟田夫則與之談稼穡人以是益欣慕先生願得日侍或共夜坐得詩文者不願得先生親書兩目不殊少年燈下猶能作小楷字其篆隸有漢意雖西涯左賛不是過也書大扁尤善遠近學士家無不有年雖八十有二視履如四五十者僉謂天將篤佑斯文或如文彥博年九十猶平章軍國重事虜使加額稱嘆乃己卯季冬十二夜地忽大震死者數萬人而秦晉河華之間為尤甚先生與其配同壓土窰中先是

謂憲副薛應旂曰值明夷之象為火地之占
吾其不免矣先生素深於易豈固知數不可逃
耶商岩餘板築而渭水閑釣絲不亦重可傷哉
先生自成童以至耆老無一日不為學自筮仕
以至謝政無一日不講學座主之官尊也人或
敬之先生事黃通參之死有如孝子之於親同
年之存者人或忘之先生於吉編脩之後有如
慈父之於子或謂主司取人乃其分內事何必
德之深同年一時偶相值何必待之厚先生言

生我者父成我者師父之生子亦其分內事耳一時同舟同雛猶自有情況同年有兄弟之誼世講之好耶自胡元微言之絕先生與何栝齋崔後渠呂涇野力廻其瀾可直繼濂洛關閩之緒自晚宋文體之腐先生與王渼陂李崆峒康對山首振其弊天下始知有先秦兩漢之文表又特好古儀禮周禮時自步趨舞蹈習其文而求其實至喪祭禮則取司馬溫公朱文公與大明集禮等參用之執父喪及劉嫡母李生母之喪閑

中傳以為訓先生初娶姜氏繼娶楊氏俱贈淑
人再娶張劉崔許四氏子一名希古希古以子
服輿為光祿署丞封如其官總之五孫男四曾
孫一玄孫二女六孫女三曾孫女所著有四書
註疏周易賛義尚書疏義詩删義周禮註解春
秋脩義陝西通誌與詩文集各若干巻皆得諸
精思力踐之餘先生學行重四海遊從半三秦
述作傳百代聲名播四夷而慶澤可庇其十世
子孫生雖未得大用歿豈復有遺恨哉

中川王亞卿傳

中川王公子會試舉主也連日為相知作傳而舉主顧可無之況其子書來托此久矣傳曰公諱教字庸之祖由良鄉徙居祥符由祥符籍儀封父鶴貧直好義娶孟氏生公器宇恢廓體狀貌梧幼頴不凡與伯兄天叙自相師友才名早著人望攸歸雖云以洽詩應試實則旁通五經肆筆為文一時學者競相傳誦郡國舉應尚主之選乘傳如京路出湯陰作賦吊岳武穆書

之祠壁崔文敏見而奇之名由此起既而忠殤不與選識者以為天將留之以需大用也歳食庠餼最久試首邑生亦多顧數困鄉試至正德丙子中第六人年未四十衆已視為晩成嘉靖癸未 廷試一甲第二名 賜進士及第當龍飛取士之首科列鴻漸于逵之上選授翰林院編脩為文學侍從之臣承 命冊封 藩王却其餽儀及復 命即在内書堂教書尋充經筵展書會脩大明會典又充纂脩官應 詔

獻　郊祀議復條陳十二事指切時務可措之
行九載秩滿陞翰林侍讀兼掌司經局秩負承
幾為　經筵講官援據經典曲盡悃誠每進講
上必為之注聽陞左春坊左諭德掌南翰院事
便道過家省墓費以延置舊藏圖書監齋請
至則闡明經術以為教本撰述箴銘以示向方
上諱文清祀議以昌儒行多士四隣明之新
文仰山斗之尊甫五　皇太子命公以祭酒兩
兼春坊祭酒兼春坊前此無聞乃今自公肇

南京兵部右侍郎南京乃根本重地機司留鑰
勲茂維垣會戶部缺尚書兼署其事有軍餘辦
料價造運船事最困苦奏行集議持久不决乃
以塩引餘銀代之貧單得以息肩漕運因而濟
事辛丑表賀　聖壽觸暑感疾遂事急還鄉就
醫已無及矣十一月初五其觀化日也生在成
化己亥二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三河南守
臣以　聞蒙　諭祭一壇　勅工部遣官營兆
域至癸卯季冬三日塟於邑東黄岡之原配扈

氏累封宜人子四女一孫男三孫女四長子名
在乃以書摉傳者歲貢生能文可繼書香者固
不止此子當先在此子矣公以嵩洛諸生一上
其策 天子改容擢第入木天遊藝苑攄其問
學發為文章其應制和歌一亭有詩瑞雪有賦
靈鵲白鹿有頌雩壇有樂章 中宮有女訓
兩宮 皇太后有致語他如伊尹辯讀史問答
春王正月或問五經河圖洛書論擬古樂府漢
魏詩足揚治世之休文運之盛公著述多不存

豪嘗語人曰性命之學經濟之畧不可不竭心力乃若辭翰於治教不無補然非所急昔人謂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後諸子蒐輯遺製僅得三之一耳乃釐爲若干卷藏於家屢蒙寵賜祖德詩欽天記敬一箴無逸殿左右碑銘悼思戚懷王歌明倫大典大學衍義酒饌寳鏹白金文綺更有數次公在史局最久自丙戌後爲同考官者三連爲同考從來惟公一人秉筆編摩克擅三長之譽持衡考校兼收多士之良文通

乎政能弘久遠之規官重以人佇有遐登之望方貳省部柄用不遠乃一疾遽焉而遊此舉世同惜不但中州人士而已不才如某久歸林下無由上跣表胡震之烈隳淚手[illegible]之贈[illegible]在耳而德在心拙文不足為報聊[illegible]而留其槩云耳